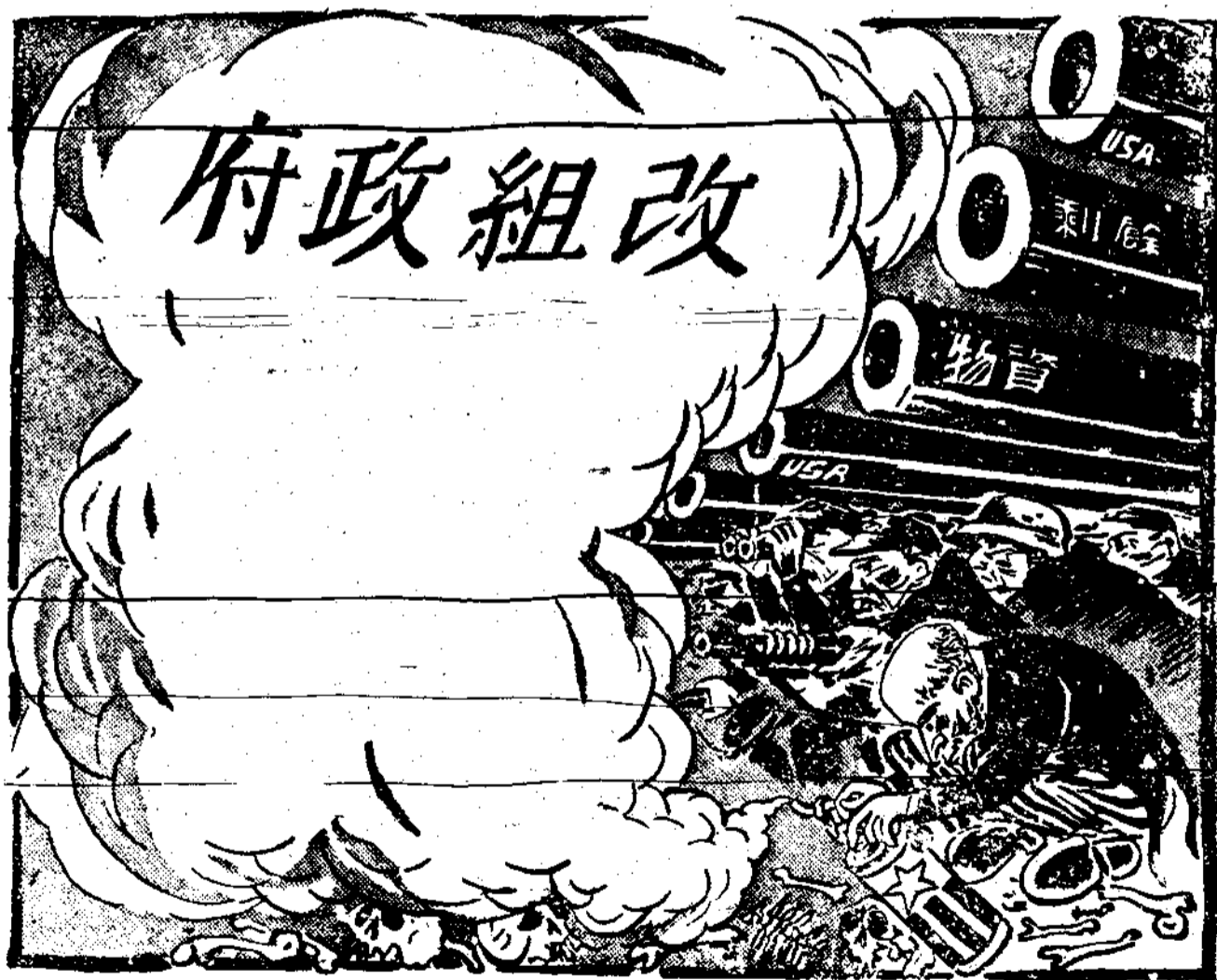


羣衆



文魁作

煙幕

羣衆雜誌社發行

社論

請美國調大有以善處

自從馬歇爾將軍與司徒雷登大使發表聯合聲明，承認調處失敗之後，蔣主席八月十四日發表的文告，又表示繼續堅持內戰與獨裁的方針，這原已十分嚴重的國內局勢愈見惡化。全國人民已因內戰擴大，和平絕望，惶惶不可終日，同時對美國錯誤政策及其所造成的惡果，也正日益瞭解和表示不滿。在這種情形下，美國調人又努力作一新的嘗試，向國共雙方提議先進行改組政府的商談。中共一向為爭取和平團結，從未放棄任何一個有補和平的機會，但認為改組政府一事，存在着兩種可能：一種是真心誠意成立聯合政府，因此其前提必然是停止內戰以造成和平合作的環境，遵照政協決議，以保證真正民主憲政的實現。另一種，則是毫無誠意，僅以改組政府的談判為手段，用以掩蓋內戰的存在，便於取得國外的援助，藉以達到其「拖中大打」的目的。我們根據過去無數鮮血淋漓的經驗，以及國民黨法西斯派近來各種具體的表現，深信國民黨當局如接受改組政府的提議，決不會採取第一種做法，而必然準備採取第二種的做法。我們也相信美國調人對國民黨當局這種意圖也很明瞭，但直至此刻為止，他們不唯沒有採取防止國民黨當局大打下去的對策，反而對外宣佈國民黨代表「會顯示極有建設性」及有裨益的態度。因此，中共為使中外人士明瞭真相，不惜原則上同意先進行商談改組政府的提議，但須下述兩點獲得確實保證：

一、談判獲得協議之後，必須切實停戰，以造成和平合作的環境；

二、改組政府必須遵照政協決議進行，違背政協決議與整軍方案之「五項要求」必須放棄。

只要上述兩項獲得保證，談判可以進行，不唯可以防止上述的第二種可能，而且可使民主憲政能因政府的改組而逐步實現。可是，直至現在為止，雖然馬歇爾將軍三度飛臨商談，中共上項要求始終被政府拒絕。且國民黨當局不唯含糊其辭，甚至否認內戰之存在。國防部參謀總長陳誠將軍本月四日對記者發表談話時，既表示：「半年來政府最感痛苦之事，即為共黨不能履行停戰協定，致國軍被動挨打，只要中共不進攻，國軍可保證不動。」這是說明內戰責任屬於中共，但同時却又表示「五項要求」不單條件，乃是「對政府威脅甚大」的地區「仍須退出」，這是說明中共仍然要退出五個解放地區。參加五人非正式小組之政府代表吳鐵城張厲生兩氏，也認為商談只限於國府委員會改組問題，「如就五人小組原議繼續以外表示意見，恐使會談遭受挫折。」（中央社二日南京電）上述兩種談話，已充分顯示國民黨當局堅決不願保證停戰與放棄五項要求，其決心採取第二種辦法已非常明顯。所設一切問題，交由新成立國府委員會討論云云，無非是他們苦心佈置的一個圈套。他們將依照如下步驟：即商談告一段落之後，交由政協綜合小組討論決定，討論決定之後，即要求中共交出府委名單，然後於新成立之國府委員會中，在其與黨的呼應下，以過半的多數通過如下二個辦法之一，或以「統一的政府」的名義，命令中共退出五項要求的地區，如中共不退出，則繼續打下去，使全國又陷內戰僵局，或以同樣名義命令中共停戰，如中共不接受，則下令「討伐」，結果依然形成了分裂的局面。因此所謂目前不談其他，一切等候新成立之國府委員會討論處理的說法，都是堅持內戰與獨裁的陰謀，絲毫沒有實行改組與促進民主的誠意。為此，我們不得不向美國調人嚴正表示：如果調人同意在改組政府的商談獲得協議後，立即實行停戰，那麼我們要求調人與國民黨當局對此提供切實的保證。如果美國政府代表贊同國民黨當局的做法，認為改組政府可與內戰同時進行，那麼，這一事實已充分證明了美國代表與國民黨當局是一鼻孔出氣。我們正以最大的關懷注視美國政府在決定關頭所採取的態度。我們更沒有忘記當談判正在緊急關頭，而內戰已擴大至此地步時，美國政府竟以價值八億二千五百萬美元的剩餘軍用物資及設備幫助國民黨，以增強其進行內戰的實力。美國政府不顧及過去的莊嚴諾言與中國廣大人民的反對，而採取援蔣內戰的錯誤政策，無疑已使中美友誼遭受空前嚴重的打擊。在這一錯誤政策指導下，作為調人的馬歇爾將軍與司徒雷登大使，已處在極難堪的地位。我們認為美國這一錯誤政策此刻如能止步，如能在即將進行的改組政府談判中採取善意的中立的立場，停止和凍結對蔣政府一切援助，撤退駐華美軍，在中國人民承認和平民主時，給他們以有力的友誼的援助，則中美珍貴的友誼定將繼續發揚。中國問題現在已到了決定的關鍵了，因此，在這緊急關頭，我們要求美國調人能夠有以善處。



一頁作風

文魁作

改組政府用意何在？

文川

國民黨法西斯派與美國政府的現行政策，在三月東北內戰擴大後暴露出一個非常顯著的矛盾，即是一面決心進行反中國人民的內戰，一面又不承認這一內戰的存在。他們之不敢承認，前者是爲着要迷惑中國人民和迷惑美國輿論不反對其繼續獲得美國政府的援助；後者則爲着欺騙美國內外，以便繼續以「中立的調處者」的身份君臨中國。如此，他們搬弄辯論與調處的戲法，以誘騙人民的和平願望，掩護其罪惡的內戰的進行。中美反動份子之所以偷換模稜狼狽爲奸，爲的是他們懷着一個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們要把爲爭取獨立而浴血抗戰八年的中國，變成爲一個爲美國所獨佔支配，爲國民黨法西斯派所統治的菲律賓式的殖民地。

然而戰爭畢竟不能在袖筒裏進行，大炮終於衝破了一切的煙幕與秘密。當國民黨法西斯派的「政治解決」只是將全部兵力的百分之八十六的二百萬大軍投進內戰前線，當美帝國主義的「協助撤退日僑日俘」、「不干涉中國內政」乃是長期駐兵中國和從各方面支撐國民黨法西斯派的獨裁暴政與全面內戰時，這種假談判，真內戰，動小架，幫大打的兩面政策，便把局部衝突變成爲全面內戰，同時又使這種兩面政策所包含的矛盾發展到本身互相否定的地步。六月休戰談判後期的「四項要求」，七月起的全面內戰與「五項要求」，以及八月十四日的宣戰文告，已毫無掩飾地暴露了國民黨法西斯派的真實面目了。八月十日的「馬司聲明」也宣佈了調處失敗。中共解放日報的「七個月總結」和「全解放區動員起來」兩大文告，重慶雜誌十二卷四五兩期合刊的社論與周恩來將軍談話，則鮮明地顯示了中共對調處與對全面內戰的態度。時局如此，似乎已到了「攤牌」的時候，美國政府似乎也到了不能再含含糊糊下去「一面必須在全面援蔣，全面撤兵二者之間進行抉擇。就在這決定的關頭，美國政府經過國務院宣佈「對蔣政策不變」，所謂「不變」，就是前述兩面政策的繼續，就是以援蔣爲基本而又掩護全面內戰的存在。在這一決定之下，馬歇爾將軍與司徒大使就在砲火連天的背景下提出了不談其他，先談「改組政府」，以國民黨的術語來說，就是「擴大政府基礎」的提議。國民黨當局當然不願放過這個機會，於是暫時放下改組行政院青年黨入閣的計劃，與擱起「廬山息爭會議」的把戲，來利用這一提議。

中國共產黨人與全國廣大人民，是一貫堅決主張以政治協商方式來解決國內各種爭端的。過去的事實也證明了中共從未放棄任何一個實現和平的機會。但馬歇爾將軍與司徒大使這一建議，其實究竟是由改組政府的談判來促成國共的團結，首先保證和平的實現呢？還是由「談」來達到「拖」來掩護「打」呢？這就完全決定於美國政府是否有意促成中國真正的民主與和平，以及國民黨當局是否肯放棄內戰，放棄對中共的四項要求或五項要求，即是否真正的遵從政協決議了。如果美國政府與國民黨當局在促成談判與進行談判時，都缺乏這種誠意與決心，那麼，即使退一百步說，改組政府問題能夠獲得

協定，可是內戰終不停止，這樣一切的努力豈不是屬於徒然，談判對此後大局豈不是毫無幫助？其唯一的作用，豈不是作弄一部份人的和平願望，給美國政府與國民黨法西斯派進行內戰以許多便利嗎？政協決議終難免於推翻，六月的休戰談判，更是一個創始新的慘痛教訓，當時中共為維護和平，在停戰、整軍、恢復交通三問題上連作巨大讓步，達成了百分之九十五（以政府代表王世杰的話來說，則為百分之八十五）的協議，然而國民黨當局，始終拒不簽字，最後圖窮匕見，竟以四項無理要求將全部協議一筆勾消，而內戰便在這一片口以下按照原定計劃先後在中原膠濟晉南與蘇北爆發。如果國民黨當局現在的確想認真在談判開始之前，保證放棄違反政協決議與整軍方案的五項無理要求，保證立即停戰，使此次的談判成為實現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第一步。

然而，如衆週知，直到現在為止，內戰正在進行，這是名符其實的，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全面內戰。美國調人在這時候，不但並沒有催促其一手支持的國民黨停止進攻解放區，反而在緊急關頭，與國民黨軍使佔承德同時，同國民黨政府簽訂了所謂西太平各島剩餘軍用物資的合同。這樣，馬司的「和平努力」又一次地成了本相畢露的騙劇。在國民黨法西斯派方面，也並不比美國政府表現得更熱心。在談判之前，他們一方面預言談判難有成就，一方面又準備把談判拖到十月。國民黨宣傳部長彭昭湘二十六日在招待記者會上，公開宣佈政府決不放棄五項要求，「爲恢復舊地之秩序，共軍之撤退實屬必要」；而且下不訂行停戰，理由是「政府已於正月下過停戰令」，此後關鍵乃「在乎中共是否真有誠意，是否願意撤回其全面動員令，並撤退若干已解構成和平威脅與阻礙交通之地區」。國民政府文官長吳鼎昌二十九日對南京大剛特派記者們的談話，也公開發表了與彭昭湘相同的見解，甚至還指出「政府改組問題，經內戰或難有結果，……依常識判斷，或不易有奇蹟發生，雖然談判正在進行中。」同樣，政府參加非正式五人小組代表吳鐵城與張厲生的談話，也表示相同的態度。國民黨當局既然要與中共談判改組政府，又不允放棄反共內戰，就無異一方面要中共參加政府，而另一方面却又以武力消滅中共的存在，這是多麼驚人的矛盾！也是最陰險的一個騙局！並且美國政府和國民黨法西斯派從提議進行這一談判，又當其地表示這一談判沒有成功的可能，同樣露骨地表示出他們不願這一談判獲得任何成就，那麼，這徒然的努力，假如不是被利用作爲達到「拖」與「掩護」打「打」的手段，便成爲不可理解的盲目行爲。談判現在還沒有開始，但這一「打」的徵象與表現，已徹底揭露了故談協定與整軍案的人們的真正意圖所在。

國民黨當權派代理人南京中央日報在八月三十日的社論上，就說得非常直率：「共產黨參加政府，那是一個難於設想的事情。」他們不但不肯放棄反共內戰，還註定了這一談判的失敗，甚至就是在若干過去業已獲得協議

的問題上，也悍然推銷成議，決心使這大的談判無法得到結果。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國民黨保證參加改組後的政府的各個少數黨用以堅持共同施政綱領的否決權的問題。本來，參加聯合政府的各個政黨既有各自不同的政見，唯一用以互相約束，保證共同統一行動的就是這個政府的施政綱領，在現階段就是政協會議通過的和平建國綱領。因此參加政府的各黨應有互相忍讓合作的精神，同時也應該使少數黨有一種保證，以便多數黨有意改變這個共同的綱領時，能夠用否決權去爭取。但國民黨法西斯派的許多報紙，竟猖獗地主張必須取消這種「不民主」的否決權。上海申報八月三十一日的社論說：「否決權旨在以少數控制多數，實在違反民主精神，……使政府專事受限制。」八月廿九與三十日的南京和平日報，也認爲否決權「使政府代表多數執行政策既不可能，……在施政上陷於處處掣肘的困境。」這種荒謬的論調，充分說明了這些論客要求公開取消否決權，公開忽視少數黨的應有地位。

國民黨獨裁政府的政績是盡人皆知的。這個政府之必須改組，就是獨裁當局也不得不口頭上承認，政協的決議事實上已同意了國民黨在國府委員會中佔有半數的優勢，如再加上他的與黨，他實際上就可以控制三分之二以上的席位。如果國民黨不保證參加政府的少數黨以否決權，而要求一切都以少數服從多數，那麼國民黨就可以任所欲爲，而其他少數黨或成爲毫無價值的空名，而又擔負國民黨政府一切反動非惡劣政策的責任。這就是國民黨法西斯派的如意算盤。由上面徵引的那些言論，我們又可以看出在這些法西斯主義者眼中，少數黨是處於多麼卑微的不足輕重的地位，他們的「民主」實際上就是國民黨的黨主。今天這些人之所以不惜以大規模的流血來維持那個搖搖欲墜的「自由」，使他們的行動從不「事事受限制」，「處處被牽掣」的緣故，即將開始的談判顯然是一輪狡猾的滑精劇。國民黨法西斯派在口頭上大吹大擂，說他們準備與中共談判改組政府，可是實際上却要盡其所有力量，企圖從軍事上消滅這個談判對手的存在，不僅從政治上軍事上，而且還要從肉體上消滅這個對手的存在！談判的唯一作用，就是給他們的軍事行動一個偽裝，正如背後握着刀子的人，用以掩蓋其殺機的笑臉。但是人們的眼睛是雪亮的；這樣的殺機顯露的陰謀，斷難逃到其欺騙世界與欺騙人民的目的。事實全已證明，發動內戰而又不承認這內戰的是國民黨法西斯派，助長內戰而又掩蓋這內戰的是美國政府，兩事實也行的證明，發動這「改組政府」談判，與利用這把戲來掩蓋其擴大內戰的，也正是他們。

我們相信這次關於「改組政府」的談判，將再一次地給廣大的中國人民一個深刻的教訓。這是最重要的一課：他將使全國人民更深刻地了，這些偽裝和平民主與機務中立份子，正是破壞中國和平與摧殘中國民主的直接負責者！



美國人民的意向

淳耀

美國對蘇俄的兩面政策，造成了中國空前大規模的內戰，加深了中國人民的災難，損害了美國的利益和聲譽，影響着美蘇和一切有關太平洋利益的國家的關係，威脅着世界和平。因此，它激起了中國人民憤怒的抗議，國際間嚴正的批評，並得到美國廣大人民的反對了。

從中共領袖毛澤東主席發表聲明，抗議美國的軍事投遞案，中間經過中共的七七宣言，到七月二十二日孫夫人發表對時局的談話，要求美國撤兵停投，這些正義的控訴，曾引起美國輿論界極大的注意。

八月十日，馬歇爾司徒雷登聯合聲明發表之後，關於中國問題的討論更趨普遍與激烈。八月份，對蘇政策問題幾乎成了美國輿論的中心。從這些討論中，相當反映了美國廣大人民的意向。

美國人民的意向是什麼？下面幾個材料可以給我們一個回答。

第一、孫夫人聲明發表之後，美國幾乎所有的大報與廣播公司都予以刊登和廣播。有五十六家雜誌、報紙和無線電廣播，作了民意測驗，測驗結果，完全同意孫夫人的見解的佔百分之二十二，基本上同意的佔百分之三十八，反對的佔百分之四十。

又從這些報刊廣播的讀者中作測驗，讀者的成份是：進步的佔百分之四十四，中間的佔百分之十五，反對的佔百分之三十八，情形不明的佔百分之三，測驗結果，其中完全同意孫夫人見解的佔百分之

之十二，基本上同意的佔百分之四十九，反對的佔百分之三十九。

以上兩種測驗結果，同意孫夫人見解的（完全同意和基本同意之和），約佔百分之六十。

第二、據中央社八月二十七日紐約專電報導：美國廣播公司通訊員在美國若干大城市中舉行羣衆輿論測驗結果，表明美國全國廣播聽衆以八與三之比，贊成撤退駐華之美海軍陸戰隊。

第三、贊成美國政府撤退駐華美軍停止對國民黨政府的一切援助者，包括各階層各種職業的廣大羣衆，如：參衆議員、政黨領袖、大學教授、名作家、名記者、產業工人、軍人（包括駐華美軍）、青年、婦女等。參議員艾倫、白特勒、衆議員台拉西、柏德遜都曾在衆院公開發表演說，美共領袖羅斯特曾著專文評論。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皇后大學、紐約大學三十六位教授曾聯名發表通電，應華職工大會會上書杜魯門總統，卡爾遜將軍、名記者斯諾都會爲撤退駐華美軍運動努力。爭取和平委員會（由產業職工大會、退伍軍人組織、美國斯拉夫人協會、婦女協會、及爭取民主之青年組織等團體組成）發動撤退駐華美軍運動，八月廿四日在各城舉行九個羣衆大會，一致通過致函杜魯門總統要求撤退駐華美海軍陸戰隊，在中國民主政府建立前，停止援助國民黨政府。又據芝加哥每日論壇報駐華記者在美海軍陸戰隊中的調查的報導，兵士們認爲沒有理由繼續駐在中國。議會考察團來華時，接見駐華美軍，兵士們第一個問題就是「什麼時候可以回

目錄

請美國人有以善處(社論)	文
改組政府用意何在	淳耀
美國人民的意向	淳耀
鐵路(南京一週)	文
一年的教訓(解放日報社論)	文
蔣介石出賣了多少國家經濟主權	文
助馬寅初先生(杭州通訊)	天高
那願超同志對記者的談話	文
國際婦女聯合會世界婦女會	文
國際婦女聯合會要求參加聯合國機構工作的決議	文
向各界婦女徵求意見	文
時評	文
保障言論自由(芸)	文
惡毒的捏造(夫)	文
「實則實要」(漢)	文
點火自焚(兵)	文
歐陽先生被逐離桂(任)	文
從撤退承德說起(國內一週)	文
維護和平與卹黨備戰(國際一週)	文
從女縣長說起	文
小山東變遷的故事	文
台灣歸來	文
千鎗還彈下通州(南通通訊)	文
海外的孤兒——荷印華僑	文
解放區小故事	文
羣衆中來	文
青年們的厄運	文
一個空軍技術人員的申訴	文
決心爲人民服務(信箱)	文
漫畫	文
一重作風	文
蔣下承歡圖	文
戰爭的陰影	文

「國」？

第四、八月份京滬各報紛紛介紹美國各報刊對華問題的言論，以其中二十四種為例，可以看出美國一般輿論對幾個主要問題的見解。這二十四種是：聖路易時報，波士頓郵報，奧勒岡日報，紐約下午報，托勒多報，紐約先鋒論壇報，洛杉磯時報，邁阿密前鋒報，彼德堡報，芝加哥太陽報，路易斯維爾報，畢次堡報，基督教徒報，聖路易郵報，芝加哥論壇報，紐奧斯時報，聖路易環球民主報，華盛頓星報，費城訊報，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時代週刊，世界電訊報，蘇俄雜誌等。

各報刊一致承認中國「內戰進行好久了」，「已經進至全面內戰的邊緣」，「中國還沒有實現民主自由」。

各報刊對國民黨當局的意思，一般認為「不民主」、「貪污」、「腐化」、「獨裁」、「代表大地主的利益」，「蔣介石不是民主領袖」，「蔣的言論與他下行爲相差太大」。就是一向支持蔣的紐約時報，也承認「中國官僚政治中缺點過多」。

對中共的觀感，多數認為是主張並實行農村改革的黨，連同意蔣介石打內仗的時代週刊，也承認中共在延安的「整個設施，可謂一種進步性之改革」。

各報刊承認中國人民所急需的是和平與各黨派的聯合政府，多數同情這種要求。（只有世界電訊報公然主張不能容中共參加政府，時代週刊從蔣介石的立場說聯合政府於中共不利國民黨，紐約時報贊成蔣介石所提擴大現政府基礎。）

各報刊都不否認美國政府是片面助蔣，因而使國民黨一部份人依恃這種援助，不肯實現和平。各

報刊一致承認調處已然失敗，「馬歇爾走頭無路」

關於是否撤駐華美軍停止援助，就所知，在論及此問題的十六種刊物中，主張撤兵停援者佔半數，承認駐軍無理由，但擔心撤後美國利益無保障，中國內戰將擴大，別國勢力將侵入中國，因此主張不撤兵，不過停止援蔣的佔四分之一強；感到進退兩難者一；提議不增兵就撤兵者一；主張增援並行者一，主張不撤者一。其中贊成撤兵停援與承認無理由駐兵中國而並不反對停援的共佔全數之七十。

四種報刊提出應與蘇聯協同一致解決中國問題，美蘇衝突與雙方都有害無益。

二種報紙主張由杜魯門親自出馬調處，再無結果，就應提交聯合國。

從以上四種材料中，我們可以看出，美國的人民是擁護杜魯門去年十二月聲明的主張中國應實現和平，成立聯合政府，希望中國能「建立一個和平、進步、統一、繁榮的國家」。他們認為美國應以「友好的人民對待中國，而不應該把她當成軍事根據地，中國的命運應該由中國人民和政府自行決定」，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

一般人對美國現行政策是不滿的，反對的，認為它已違反「初衷」，「在馬歇爾方在調停之際，加緊利用軍事及財力鼓勵中國反動份子對奪取民主與和平人民作戰，此種情形實屬矛盾」，「這種政策等於繼續中國之內戰」，「出發中國人民」，「這種政策造成一悲劇」，「使他「沒有再獲勝利之望」。

因此，多數人要求改變現行政策，美國退出干涉，不再包辦中國問題，撤駐軍隊，停止一切援助

，並與蘇聯協商或提交聯合國。

美國人民這種認識與要求，正迅速的增長着。從第一項材料看，主張撤兵停援的佔百分之六十，一月之後，就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三到七十五（第二、四種材料）。這種主張已逐漸由從事政治活動的人中深入廣大羣衆，形成要求撤駐華美軍的運動（見第三材料）。

美國政府今日還沒有改變對華政策的跡象，國務院聲明不撤駐華美軍，援助仍然源源送給蔣政府，但他爲了逃避美國人民如上的譴責，不得不進行着各種的欺騙與隱瞞。但中國的戰火已經燒穿美政府苦心織成的幕障，使美國人民親見了事實真象，現在美國人民呼籲改變對華政策的聲音更加高昂了。我們可以相信美國人民的意志終必糾正美政府的錯誤。



滕下水畫

羅立權

絕路（南京一週）

懷南

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四日

在南京這個政治舞台上，美國的政策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政策，這一週來正加速推動自己走上不通之路。

南京政治界近來普遍流行一個神乎其技的政治寓言。凡是聽到這故事的人，幾乎沒有不從心的深處放聲大笑的。即使是當事人，也不能不會心的微笑。故事是這樣：美英中蘇法五強打麻將，前四圍美國「作夢」，中國大輸。第二個四圍，中國作夢，美國恰好大贏，於是中國分了些錢，頗為滿意。第三個四圍，美中國兩都上桌，美國作中國上手，美國因已贏得不少，自己不想和牌，於是不顧一切，放牌給下手中國，以圖收買中國，但無論美國如何放牌，中國總是和不了，仍然輸得很冤。後來上手美國急了，把中國的牌翻開來看，原來中國在作清一色！

就是少數人的獨裁專制。關於「非正式五人小組」問題，國民黨當局的態度，就是一切爲了「清一色」。單從表面上看，國民黨願意談「改組政府」了，好像並不想作「清一色」。也有些人以為改組政府是一付萬應靈藥，只要改組政府就好了，一切都可以解決了，這些人却沒有很好想想，爲什麼國民黨不肯公開保證，在談好改組政府之後，下令停戰，和放棄五項要求？假如不停戰，試問「政府」如何「改組」法？是不是想編「異黨」的領袖們到南京，以便一網打盡呢？

問題就在於中國政府不顧一切，硬頭作「清一色」，而美國政府的政策，雖明知國民黨在作清一色，而且也知道清一色一定不會成功，而仍然拚命放牌。國民黨看準了上手總歸會放牌，也就更加決心作「清一色」。國民黨當局所作的清一色，當然

警管區制的態度換了滿口「和諧」，「融治」的面孔，而吳鐵城先生一面宣稱「只等通知開會」，一面却對中央社聲明只奉命談改組政府問題，而不及其他。美國大使館方面，也一再聲稱「只等周先生來開會」，而却志去了周恩來將軍在討論司徒雷登大使的非正式小組建議時已再三強調提出的停戰保證問題。這是政治上的健忘病呢？還是美蔣兩方面有計劃的政治欺騙呢？

少數人獨裁專制，無論如何辦不好事情。南京十二家報紙聯合停刊一日也正說明這一點。國民黨最大的機關報南京中央日報對於南京各報也正在作「清一色」，中央日報公開宣佈在一年之後南京各報已紛紛合併，而中央日報自己則已「用五架飛機送報」。爲了打擊各報，就不肯參加南京各報聯合會，不肯受這個會的約束。又利用了自己的政治經濟優勢，乘物價飛漲，各報困難之際，實行了高工薪政策各報一再要求調整，也置之不理。因此引起十二家報紙的共同抗議。這十二家中大半仍是官報及半官報紙，但是照中央日報的清一色夢，不但對民間報紙不能相容，就是對於這些官報和半官報，也要把他們併掉。

美國政府及其在中國的代表馬歇爾將軍和司徒雷登大使，在這一週中，聲譽損失甚大。西太平洋美軍剩餘物資價值共達八萬萬二千五百萬美元之大借款，就是美方給自己的醜惡。因爲內戰正日益激烈的時候，也正是好戰派在軍事上初步受到打擊的時候，這筆大借款，對於中國內戰當然是很大的鼓勵。彼得生來華後，中共會嚴重向美方抗議，但毫無效果。這就使普通人也不得不懷疑，馬歇爾將軍與司徒雷登大使是否真正是調人了。

美國政府對蔣軍更進一步加緊其橫徵性，征賦性。此類事蹟，各處皆有，毋庸舉例。

今年「九三」勝利紀念日，和去年相比，簡直是天上與地下之差。近百萬人的南京城，在今年的「九三」慶祝會上，只到了寥寥幾百人，而汽車却拋了一天片，爲了裝裝門面，主席台上叫到會羣衆「站稀些」，但是偉大一個公共體育場，無論把幾百人如何安排，總是太「稀」了。這不過一個例子，却充分說明廣大人民對於國民黨當局和美方十分失望。

停止內戰與停止美國干涉中國內政，在南京各報的「九三」徵文中，也表現爲大多數人的要求。

九月四、五兩日，周恩來將軍與馬歇爾將軍司徒雷登大使舉行重要會晤，雖在上週末馬歇爾將軍六上廬山之前，周會鄭重告以中共停止內戰的意見，而此次會談後竟毫無結果，時局現已不能發現任何樂觀跡象了。（完）



一年的教訓

解放日報八月廿九日社論

去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同志等一行飛到重慶，與國民黨最高當局蔣介石先生談判和平建國大計，現在整整一年過去了。這一年的談判，參加的除國民黨、共產黨外，還有民主同盟、社會賢達和美國，這一年的談判，經過兩次兩兩的結果，一次是大部獲得協議的，去年十月十日簽訂，十二日公佈的國共會談紀要；一次是全部獲得協議的，今年一月十日的停戰令，和一月卅一日的政治協商會議的五項決議。回想談判之初，我們會抱有何等的熱望；協議公佈，我們又何等的歡欣鼓舞！但是誰料到「國共會談紀要」公佈的第二天，即十月十三日，國民黨最高當局就發出了全國「剿共」的密令。接着，便在全國大打了三個月的內戰。打了內戰還不許人民反內戰！因而在十二月一日，便產生了所謂「反對內戰」的昆明大慘案。而在政協會議開幕後，二月，就發生重慶較場口慘案，北平執行總部事件，重慶反蘇遊行與搗毀新華日報、民主報事件；東北、熱河和廣東的國民黨軍隊，就進行嚴重的進攻！三月，東北戰事繼續擴大，李兆麟將軍被暗殺，南通因禁止歡迎執行小組而發生駭人的慘案，國民黨二中全會上，反動派在國民黨最高當局威使之下，根據國民黨最高當局本人的提議，要求修改政協決議。四月一日，國民黨最高當局親自出來宣佈推翻剛成立的東北停戰協議，東北大內戰爆發，湖北形勢嚴重化，北平、西安相繼發生血案。五月，東北內戰達到頂點，關內國民黨軍隊也攻佔河南豫東地區，安徽定遠地區，河北安次地區，山西太原、文交地區的大部；其規模打破停戰令以來衝突的紀錄。同時，上海與其他各城市宣佈實行法西斯的管制，北平查封解放報和其他報刊七十七種。六月，廿三天休戰中的和平談判，由於

國民黨最高當局要求佔領蘇北、膠濟路，承德與東北大部而完全失敗。在和平談判期間，國民黨最高當局又造成了不准請願和平的下關慘案，發動了對於蘇皖解放區和中原解放區的大舉進攻。七月，蘇皖、中原、膠濟、晉南戰事擴大，民主同盟中委李公樸、聞一多被暗殺。八月，國民黨飛機轟炸延安；國民黨當局繼續堅持佔領蘇北等地的要求；蔣介石宣佈將對延安、張家口、承德，採取自由行動；國民黨當局以其百分之八十五的兵力，進攻解放區；重慶勞動協會被封；在成都民主同盟主席張瀾被打。總之，不但兩次談判的結果都被破壞了，而且內戰和法西斯化反而達到了空前的規模。今天的情形比去年的末三個月還要壞得多。

回顧這一年的事實，全中國人民無異是上了一次課。國民黨最高當局這一個中世紀的塾師，首先，是不許人民對他有任何民主化的幻想。在這兩次協議中，除了一部份直接是關於國共兩黨的領土以外，大部份都是關於人民的權利。譬如「國共會談紀要」規定：「政府應保證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國家人民在平時應享受的身體、信仰、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政府應承認國民黨、共產黨及一切黨派的平等合法地位」；「政府應嚴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機關有拘捕、審訊和處罰人民之權」；「除漢奸以外之政治犯，政府應一律釋放」；「各地應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實行由下而上的普選」。政協決議中，關於同類的問題，有更詳細的規定。這些本來都是國民黨的主義、綱領、諾言。國民黨最高當局只有無條件實行的義務，決無任何可以規避、支吾、搪塞的藉口。國民黨最高當局會在廿八年四月二十二日的一個講演中，也說過：「我們作了革命黨員，有了主義而不能見諸實行，這就是不知體義廉恥。不知體義廉

恥，則一個人究竟與禽獸有什麼區別呢？！可見這是國民黨最高當局的人格問題。國民黨最高當局十九年來，一直違背孫中山先生的主義。如果重觀人格，現在還不應該革面洗心，實行協議嗎？但是事實怎麼樣？雖然簽字了，起立通過了，公佈了，而他還是不實行。他一方面永遠不實行這些；一方面却永遠在每一次演說中宣稱「準備」實行這些。他的這一套把戲，看來，是準備一直演下去的了！他以為他這一套多少總有些欺騙作用，但是一年的痛苦教訓，難道還不夠給四萬萬五千萬人民啓蒙嗎！

國民黨最高當局給四萬萬五千萬人民上了一課，給民主同盟和社會賢達上了一課，但是更熱心的還是給兩百多萬共產黨員上一課。他自己的行為三番四重地告訴我們，他決心要消滅他獨裁計劃的第一大敵共產黨，決心要把每一個不屈服的共產黨員都用最嚴酷的刑罰殺死，以便他的法西斯「度在中國進行無阻。在「國共會議紀要」的十二個項目中，關於解放軍政權的第九、第十兩項，爭論最多，而最無結果。為什麼？因為國民黨最高當局知道只要解放區的軍隊和政權消滅了，共產黨就會隨之消滅，民主勢力就會隨之消滅；其他數項的人民權利，也就會一齊隨之消滅。因此，雖然在這兩個問題上，共產黨都作了巨大的讓步，允許從廣東、浙江、蘇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豫南八個地區逐步撤退，自己所組織的人民軍隊，並將人民軍隊的總數減至廿個師的數目，對於政權問題也曲徇國民黨最高當局的要求，作了多項讓步，但是依然得不到協議。到了今年，共產黨又作了許多新的讓步，譬如：承認在停戰以後，國民黨軍隊可以例外地向東北增進三個軍；承認人民軍隊在整編的十二個月終了，減為十八個師；十八個月終了減為十個師，並有若干師與國民黨軍隊的師統編為軍；承認國民黨的軍隊不但在華中，而且在蘇北與東北，都有較大的數目等等。但是，協議依然被破壞。以後，東北民主聯軍又自動撤出長春；以後，中共在六月的談判中，關於軍隊駐地、恢復交通和調處工作三項問題，又都作了重大的讓步；但是最後依然得不到新的協議。一年來的事實充分證明，國民黨最高當局的要求是無窮的！你讓他一寸，他就進一尺！新的協議可以撕毀，新的協議即使成立，當然還是可以撕毀。他所真正追求的最好「協議」只是共產黨的消滅，是獨立、和平、民主運動的消滅。

這一年來，中國人民還有一位不能忘記的新教師，就是美國政府。美國政府過去講給我們聽的是羅斯福的四大自由，是中美平等、美蘇合作、肅清日本侵略勢力。但是這一年來，這些課程是被新的課程所代替了；美國政府和國民黨最高當局現在向我們唱著恐怖的歌。誰要不肯聽，國民黨最高當局的警督政府就要用「反美」罪，或「反美即反祖國」罪，加以逮捕。美國政府簽字於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的公告，而後又違背它，正同國民黨最高當局簽字於「國共會議紀要」和政協決議，而後又違背它們一樣。國民黨軍隊穿著美國的軍服，駕駛美國的飛機，坦克和軍艦，向中國人民放著美國的炸彈、機關槍彈、炮彈、火箭、無聲手槍彈，以至準備施放美國的毒氣彈。而同時，替國民黨最高當局看守重要地的美國軍隊，和指導國民黨軍隊使用「美」的軍事顧問，即宣佈他們的任務是「保護中國和平」。當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一起批評美國政府的政策時，美國反動派就大聲叫囂著中國人民「威脅美國的安全」，並且說中國人民為了表白自己不受「莫斯科的指使」，就必須「誠心頌美國政府製造中國反動派屠殺中國人民的偉大美式「表演」。這些就是我們在過去一年中所受主要的政治教育。日本投降一年以後，由於美國政府的政策，日本侵略勢力重新抬頭了，中國的地位迅速下降了！中國變得更弱，更窮了！和國民黨最高當局打內戰比較打日本侵略者一樣，美國政府援助國民黨最高當局打內戰也比援助他打日本侵略者一百倍！但是，這一切教育，對於中國人民十分有益。人民的覺悟性，是空前提高了！人民的力量也空前加強了！我們今天的要求，和一年以前一樣，還是獨立、和平、民主。我們相信，無論國民黨最高當局和他的美國後台老鴿怎樣破壞，中國的獨立、和平、民主，還是一定要實現的！中國人民已經有力量實現自己的要求，這同時也是美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的要求！如果國民黨最高當局也贊成這些，那麼，就叫他重新實行停戰，重新召開政協會議。但是，他的任何無理要求，我們一定拒絕！他的任何軍事進攻，我們一定抵抗！而當美國邊把海陸軍駐在中國，還幫助國民黨最高當局進行內戰的時候，如果美國政府再裝著「中立」的笑臉，勸告我們再作「少許」片面的讓步，說這樣就可以得到和平，甚至民主的時候，我們一定告訴勸告者：你是騙子！你的任務不過是幫助國民黨最高當局「漂亮」地，實現獨裁和消滅中華民族的獨立、和中國人民的民主！

蔣介石出賣了多少國家經濟主權

廖蓋隆

杭州·通訊

訪馬寅初先生

天高

自一九三八年到抗戰結束時為止，美國對華貸款九次，金額共為十二萬萬四千七百八十萬美元，加上抗戰結束後的一次棉花借款（三千三百萬美元），共為十二萬萬八千八百八十萬美元。磋商已久，迄未正式成立的五萬萬美元新借款，還未計入。

在租借法案項下，美國借給蔣介石政府之軍火及其他戰爭物資，迄最近為止已達十五萬萬美元以上（見美聯社七月二十一日華盛頓電）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為抗戰結束後所供給，實際上這乃是美國當局對蔣介石內戰賭博的投資。

上述兩項再加美國戰前對華投資額三萬萬四千萬美元（這些資產在日本投降後已紛紛恢復舊觀），總數已達三十萬萬美金以上。而抗戰後的其他經濟事業投資，還未計入。

結果各帝國主義國家控制中國的力量對比，便整個改觀。據雷麥氏的統計：戰前一九三四年日本帝國主義在華投資共為二十五萬萬四千萬元，佔列強投資額百分之五十三；英國投資十一萬萬六千萬元，佔百分之二十四；而美國則僅有三萬萬四千萬元，佔百分之七。現在日本在華的投資被沒收，英國在華投資相形之下已不及美國資本的三分之一，而且甚至不能保持其原有地位。美國資本獨佔了蔣介石統治下的中國，戰前幾個大列強的共同支配，現在已變為美國一國的獨佔。

美國壟斷資本集團通過上述巨大的借款，已把蔣介石政府的財政命脈置於股掌之上。舉例說：他們自一九四四年後已取代英國而控制了整個中

國的海關；自太平洋戰爭之後，英國對中國貨幣上的控制權亦為美國所完全排除。戰前一九三四—三五年英美爭奪中國貨幣權結果所確定的英鎊與美元的均勢，自太平洋戰爭後，中國貨幣權已完全脫離英鎊而投入美元集團；抗戰結束後，美國和中國的反動派勾結起來，利用其對中國外匯的控制，規定了一種便於美貨傾銷的低外匯（中國物價已漲七千多倍，亦即法幣已跌值為七分之一以下，但美鎊被規定為戰前的六百九十倍）；因此美貨在中國以內的價格極端低廉，使中國人民每月須負擔美金六千萬元以上的國庫損失，而國民黨官商官僚資本集團藉此運美貨獲利，尤數倍於此。在抗戰結束後，美國在華銀行藉美國對蔣介石借款之助，又取得了經營美鈔的權利，完全恢復了戰前中國貨幣流通被帝國主義所割裂的原狀。

美國壟斷資本正積極進行對中國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投資與壟斷活動。早在一九四四年底，美國即在協助蔣介石政府設立「戰時生產局」名義下，派了大批的技術顧問進行活動。去年二月，美國對外經濟供應局，並發表了「中國工業化指南」一書，擬定了一個對中國礦業工業及運輸交通的廣泛投資計劃，規定五年中「協助」建立了礦業九百五十三個單位，投資九萬萬七千二百四十三萬美金；對鐵路、公路、自動車、河流通通，投資八萬萬九千七百六十三萬美金，兩項合計為十八萬萬七千〇〇六萬美金。這一個計劃的實現，將使中國國民經濟的各部門，為美國壟斷資本所完全直接支配。同時

在炎熱的夏季，靜居在優美的杭州城郊的馬先生，是時常被某些人物打擾着的，他的寓所對面經常有人在閒談；他的行動受着暗中的監視；警督制實行後，會有警員來訪問過他，第一次馬先生據說不在家，第二次訪問者堅欲見他，但是終於給個強硬的馬先生把他攔走了；也會有過一個人自稱是民盟派來的，說是奉命請馬先生在杭州進行反美宣傳，但是馬先生知道他是何等人物，把他敷衍走了。馬先生談話的對記者說：「有人以為我是民主同盟的，其實我既非民盟盟員，也非共產黨員，倒是真正的孫中山主義的國民黨黨員。我不是一掛名黨員，

法院路上有一座房子，這是被許多年青人和長者所敬愛的馬寅初先生的寓所，這裏雖不是美膩的院子湖畔，却也相當幽靜，走進大門便是一個狹長院，茂密的小楊枝圍着幾株綠樹，院子的後面是一幢小巧的二層樓洋房，這位經濟學家的權威，著名民主戰士，官僚資本的大敵人，就在這裏度過了一個夏天。

會客室裏佈置非常簡單，除了幾張沙發之外，牆上只掛着一幅上海文化界名士簽名的橫軸，上面寫着：「馬首是瞻」四個字。記者在室內稍候片刻，就聽到一陣沉重有勁的脚步聲，從這聲音裏面就可聽出走路人的健康，果然，胖胖的馬先生走了進來，穿着藍綢褂子，紅紅的面孔上泛起歡欣的笑容，他總是那樣使年青人感到無拘無束，親熱可愛，我們就隨便扯談起來了。

在炎熱的夏季，靜居在優美的杭州城郊的馬先生，是時常被某些人物打擾着的，他的寓所對面經常有人在閒談；他的行動受着暗中的監視；警督制實行後，會有警員來訪問過他，第一次馬先生據說不在家，第二次訪問者堅欲見他，但是終於給個強硬的馬先生把他攔走了；也會有過一個人自稱是民盟派來的，說是奉命請馬先生在杭州進行反美宣傳，但是馬先生知道他是何等人物，把他敷衍走了。馬先生談話的對記者說：「有人以為我是民主同盟的，其實我既非民盟盟員，也非共產黨員，倒是真正的孫中山主義的國民黨黨員。我不是一掛名黨員，

原來佔有主要優勢的英國資本將被排除出去。在抗戰結束後，除了美國原有的在華企業——如在背後由泛美航空公司所指揮的中國航空公司，洛克菲爾系的上海電氣公司，電話公司等，已經恢復舊觀之外，上述美國的投資計劃與各種投資活動，正在積極進行。美國的大托拉斯環球生康公司，已獲得在中國西北探測與採掘油牀的權利，戈壁沙漠已有二十五個油井在工作，每天出油四千桶。美國石油公司的一黨人，正在成立特別企業組合（七月五日塔斯社電）。美威新汀好斯電氣公司，正與國民黨政府訂合同，在該設立大規模之工廠。中國最大的官商合辦的輪船公司招商局（現在擁有四十多萬噸船隻），在戰前即已與美國資本家發生聯繫，在抗戰結束後，該公司事實上乃為美國資本所支配，大批的管理人員與技術人員均應用美國人。所有權屬於聯總（聯總的財產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為美國所有）的中國水運大隊，已經成立起來，現有輪船二萬多噸，計劃達到二十多萬噸。美國空軍將領納德，最近組織了一個航空運貨公司，並聯合了中國買辦官僚資本的三十多個代理人，發起組織「中國實業公司」，資本達十萬萬法幣，兩者將切斷中國一切重要進出口商貨採辦與運輸。中國實業公司並將在南京、蕪湖、九江、漢口、長沙、衡陽等地設立分公司，自備軍船運輸商貨。鐵路與公路的運輸事業投資，也正積極籌劃。此外，美國的紗廠、織造、造船、化學、水泥、奶粉等工廠，亦將在中國出現。

通過錫、砂、錫、桐油等項借款的形式，美國資本已漸漸深入中國農村，直接掌握與攫取中國的原料——農產品。去年十一月，美國國務院所起草，而在今年二月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所通過的「

國際貿易會議建議書」中，規定要中國在國際市場關係上，作為一個「原始商品」（按即原料主要是農產品）的輸出國，而中國所需的工業品，則從外國輸入。今年六月底，「中美農業技術合作團」已正式成立，團長赫契生在談到該團目的時說：將「特別着重研究中國出口之絲、茶、羊毛與桐油四種農產品之改良及增產方法」。中國正在成為美國壟斷資本獨佔的原料供應場。

如上所述，美國反動的金錢資本財閥，正在把中國變成像拉丁美洲那樣的國家，把中國從戰前列強剝奪資本共同支配下的半殖民地，更變成其一國所獨佔的附庸國和殖民地。

一百〇五年以前，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失敗，訂立了保證帝國主義對華輸出商品的南京條約，使中國喪失了海關的壟斷。五十年前，中日戰爭我國又失敗，在馬關條約中滿清皇帝承認了帝國主義在華設廠的特權，使列強順利進行對華輸出資本，並因此斷送了中國民族資本的發展前途。三十年以前，賣國賊袁世凱承認日本帝國主義的二十一條，規定日本在華投資的廣泛計劃；但對其中規定中國須聘用日人為軍事、政治、經濟顧問，中日合辦兵工廠及警察等的第五號條款，袁世凱也還有所顧忌，而不敢遽行承認。現在中國對日戰爭中贏得了勝利，中國除歷年來帝國主義列強的經濟剝削，獨立地與順暢地發展民族生產力的時機已經到來，美國反動金融資本集團却獲得了超過了南京條約的、馬關條約、三十一條約的特權！這是否什麼？這是否像蔣介石反動派的「合作」。蔣介石反動派為着獲得美國反動金融資本的軍事干涉，作為維持獨裁進行內戰唯一的依靠，不惜拍賣整個民族的未來命運，而其拍賣的規模大大超出了整個滿清皇朝與袁世凱。

也不是「括民黨」，不更「掛」了「名」去「括民」，因此為了反對法西斯而和一切社會進步人士站在一起，就是如此而已。」威武不屈的馬先生又說：「我還要繼續奮鬥下去，一直到和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一樣。」這種堅決的言詞，是會如何使年青人得到鼓舞，而使恐怖主義者感到寒心啊！

馬先生問了記者一些時局問題，他自己對於蔣主席的文告似乎覺得不必去評論了，他認為打的局面已定，馬先生肯定的說士兵是不願意打仗的，硬逼他們去打，一定會大批叛變，浙江的老百姓對於抽丁和徵實恨之入骨，打下去執勝執敗是很清楚的。馬先生表示對馬歇爾將軍及司徒雷登大使的信任，但是他更渴望美國的政策有所改變。

話題轉到了「調整匯率」上，這位權威的經濟學家認為：「政府的真正目的是在增加財政收入，然而我看沒有多大補益，最多能够多支持一二個月，因為（一）政府難可使手裏的各種外國物資換得較多法幣，然而物價隨之而漲，政府的支出當然也要增加。（二）出口也不能增加，因為內地交通阻滯，而且各出口業早已凋敝不堪，例如桐油一類，許多桐樹由於過去業務不振而荒蕪或被砍掉了，再要栽植起來，不知要多少歲月。（三）儲備能否增加，也很成問題，因為上次匯率改為二千零二十元以後，雖比原來的匯率漲四五百倍，然而儲備的收入只佔外匯收入總額的百分之五，現在只漲起百分之六十八，不一定能收到什麼效果。」

談着談着已是薄暮時分，記者起身告辭，馬先生送到大門口時朝馬路對面看了一眼，我回憶起剛才馬先生所說的話，回過頭去，對面沿路上擺着一個香烟攤子，兩個穿襯衫長褲的人站在那裏。（八月二十六日）

國際婦女民主聯合會執委會 告全世界婦女書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火焰尚未消失的時候，當最殘酷的屠殺還存在於許多國家裏的今天，許多可怖的新的衝突的威脅又在警告着進步的人類。

在西班牙殘存着的法西斯制度，以血腥的恐怖對付爭取自由與獨立的愛國份子。長槍會的西班牙就是成千成萬的希特勒份子及各國法西斯份子聯名準備復辟的寄身處，而對西班牙內政的「不干涉」政策，正在助長各處法西斯制度地位的鞏固。

全世界的婦女啊！母親們，妻子們，姊妹們！要求你們的政府立刻與佛朗哥的西班新絕經濟的與外交的關係！

反對有些國家對佛朗哥的法西斯制採取協商的態度。

為保護英勇的希臘人民的一切權利而行動起來。

母親們！記住了現存的反動力量，為了達到其目的，正設法殺害你的孩子們。

妻子們！當你以愛來溫暖你的家庭的時候，當你忙於改造家庭物質享受的時候，別忘了世界反動份子正在企圖毀滅你的家庭。

工人們，農民們，店員們，作家們，醫生們，職員們，……記住了你的工作和生命是處於新的侵犯威脅之下的。揭發佈滿全世界的反動亂火，向民主力量的分發者作鬥爭，向一切法西斯作鬥爭，向足以引起新的世界大戰的法西斯的保護者作鬥爭。

團結在國際婦女民主聯合會的民主口號的周圍，繼續你們向反動勢力鬥爭，為實現進步人類的高尚任務而鬥爭，為一切民族的和平及安全而鬥爭。

全世界婦女協助萬歲！

和平與民主萬歲！

聯合國戰勝法西斯侵略者萬歲！

國際婦女民主聯合會執行委員會

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於巴黎

為出席國際婦女會議事

鄧穎超同志對記者談話

鄧穎超同志就出席國際婦女會議事於本月四日下午三時在上海寓邸招待新聞界，到中外記者五十餘人。談話內容如下：

今天我談三個問題：

一、介紹在美國將要召開的國際婦女會議，在美國召集的國際婦女會議是根據今年五月聯合國社會經濟委員會下的婦女小組的提議，接着由羅斯福夫人提議並發起，同時由美國十九個婦女團體共同發起而召集的。這十九個婦女團體包含很廣，計有美國大學婦女會、軍人家屬聯合會、美國醫藥界婦女協會、美國婦女自願服務隊、美國少年同盟、野營團、美國產業職工大會婦女大會、婦女俱樂部、婦女童子軍、美國女青年會全國總會、全國教師家長會、全國猶太婦女會、全國黑人婦女會、全國物業婦女協會、全國家庭示範會、全國婦女選民同盟、全國婦女倫理學會、全國婦女職工同盟會、宗教婦女聯合會，包括了各方面，宗教與非宗教，及有色人種。為了指導這會議的進行，組織了十三人的指導委員會，這些委員都是美國有名望的人物，如主席卡特夫人（Mrs. E. C. Carter）、迪恩夫人（Mrs. Vera M. Dean）、格蘭地夫人（Mrs. Heng F. Grady）和潘金斯女士（Miss Frances Perkins，羅斯

福執政時勞工長），等等。我是得到這個指導委員會主席卡特夫人的親筆簽名的請柬，和寄來的議事日程，委我出席會議。這會議召集的宗旨，是彙集各國婦女在一起共同研討如何實現聯合國憲章而奮鬥，以及交換經驗。會議的議事日程已擬定要討論四大問題：第一、我們生活在一個怎樣的政治世界內？第二、我們生活在一個怎樣的經濟世界內？第三、我們要為爭取怎樣的社會秩序而奮鬥？第四、我們所在的這個世界的精神與道德情況如何？除這四大問題外，還包括許多小問題，如第一個政治問題裏包括：怎樣可以使各種政治經驗不同的國家扯到一個國際合作的共同基礎；如各國的文化傳統如何影響着廿世紀所提出的政治問題；（三）人民在其本國內能作些什麼以防止各政治文化的差異對國際合作的阻礙？在第二個大問題裏，包括：如人民在其本國內如何提高生活水準？在第三大問題中包括：如什麼才是現代社會公民關於營養健康教育業餘活動就業平等待遇等等的本人權？和應採取怎樣具體步驟來實現這些本人權？在第四個問題中包括：怎樣加強精神力量與樹立高尚道德標準以求得對國際政治經濟社會的生活奠定一健全有力的基礎？

從這個議事日程，可以看到這個會所要討論的，是有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秩序、精神與道德情況等諸大問題，以求得世界的民主和平。

這會議舉行的時間，是今年十月十三日——二十二日，為了安穩起見，地點選在紐約市郊的輝爾。

我得到這個通知的時候，覺得是接受了一個光榮的任務。應很好的為中國和世界婦女服務，應向全國婦女說明使大家知道這個會議的種種。我決定接受邀請之後，就在八月三日電覆卡特夫人，八月八日即向外交部社會部要求發給護照，外交部答復必須得到社會部核准，社會部尚無明確答覆。我不能因此而不從事準備，現正積極準備出席會議的工作，我已把議事日程中幾個問題向全國女同胞徵求意見，以便彙集後提交大會。在解放區，婦女聯合會已接受我的建議，婦聯主任蔡暢同志已向各解放區婦女發出通知，徵求意見。另一方面，我已準備了一篇短文，向全國婦女徵求意見。

二、簡單的講一講一年來國際婦女為和平奮鬥的活動，期望中國婦女在這方面不應後人。

在去年七月，由歐洲幾個主要國家發起召開國際婦女大會，經過了短短的籌備，在去年十一月末在巴黎舉行了大會。有英美法蘇等四十餘國的婦女代表出席。由於籌委會向中國駐法大使錢泰運邀請，由錢大使臨時指定旅歐的中國婦女，女學生組織了一個十人中國代表團，團長是葉南夫人，團員有李佩、葉淑英等。當時中國解放區婦女聯合會很注意這個會，熱望參加，但限於交通等困難，就委託當時在法的郭發、陳家駿兩同志向大會接洽。這個會的宗旨主要是如何解決世界的法西斯主義，同時為了加強國際婦女的團結，以及為世界的和平



向婦女界徵求意見

鄧穎超

親愛的諸姊妹們：

今年十月中旬，在美國召開國際婦女會議。這個會議是由美艾德維爾斯爾夫人的發起并與美國十九個婦女團體共同發起召集的。它的目的是匯集世界各國婦女於一堂，共同探討援助實現聯合國憲章所應採取的合作途徑，并交換學識經驗；它的議程草案提出了有關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秩序、精神與道德情況諸大問題。

我很榮幸，接到該會議指導委員會主席卡特爾夫人親筆簽名的請柬，邀我赴會，為了能將中國婦女大眾的意見充分提供大會，除向解放區的數千萬姊妹徵求意見外，特向本報向你們徵求意見。為了使問題集中，便於考慮，乃根據該會預定的議程，向你們提出下列六個問題：

- 一、我們生活在一個怎樣的政治的和經濟的世界裏？
- 二、怎樣可以使各種政治經驗不同的國家，找到一個實際合作的共同基礎？
- 三、人民在其本國內部能想什麼以防止各種政治文化的差異對實際合作阻礙的？
- 四、人民在其本國內部怎樣才能提高生活水準

五、我們要為爭取怎樣的社會秩序而奮鬥，并採取什麼實際步驟來保證人民的基本權利？

六、我們生活所在的這個世界的精神與道德的情況如何？我們應當為怎樣的的精神與道德標準而奮鬥？

請你們對上述六個問題的全部或是選出一部份，將它們與中國實際情況聯繫起來發表高見。如果能在你們所參加的團體社裏進行座談討論，便意見提得更加完整，尤為歡迎；并請將意見寫成書面，在九月廿日以前寄至後列收件處轉我收，是所至盼。

親愛的諸姊妹們，我相信你們會熱烈認真地提出意見的，為了促進聯合國憲章的實現，保障國際和平；為了爭取中國的獨立、和平、民主，制止嚴重的全面內戰，佔全國人口半數的婦女，應當積極提出意見，對大會有所貢獻，這是你們的光榮，也是你們的責任！ 九月一日

收信處：上海 朱葆三路廿五號十一室
上海新華日報辦事處
馬新南路一〇七號周宅
南京 國府路梅園新村三十號或十七號
重慶 化龍橋新華日報館

民主而奮鬥。在大會里成立了一個經常固定的組織機構——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聯合會的理事，規定中國佔八席，當時通知中國解放區婦聯可佔三席，兩位正式理事，一位候補理事。我們得到通知後，在今年四月，提出候補人，由各解放區婦女團體選出蔡暢和我為正式理事，女作家于玲為候補理事



今年五月初，我得到通知要在六月初趕到巴黎開第一次理事會，但很遺憾的是因得不到護照而不能出席。在這件事上，國內輿論界曾給予同情和幫助，尤其是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秘書長，曾親去駐法大使館四次交涉，仍無結果。這個會開了三天，我已收到她們的決議案，主要是關於參加聯合國機構，如何恢復戰後秩序及阻止第三次大戰和糧食問題，西班牙問題等。

前天又得到她們的電報，由於這個會的主席與副主席的提議，將再舉行一次執行委員會，地點在莫斯科，時間在十月十五日。

今年十月在紐約和莫斯科同時召開的兩個會議，我現在決定出席在紐約召開的會議，因為莫斯科的會議可由另兩位理事出席。

從這些簡單的材料可以看出世界婦女如何爲了恢復世界戰後建設，以及和平民主不斷的積極的努力的活動。所以中國婦女在這樣的大事件之前不應落後，不僅要參加，而且要積極的把中國婦女的意見主而奮鬥的活動，並且要積極的把中國婦女的意見提向大會，中國婦女對中國以及世界和平應作她應有的貢獻。

三、關於前次出席巴黎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執委會被阻的經過，也在此略提一下。社會部用了他可能用的藉口加以阻礙，在一切的藉口爲我駁倒了以後，還說必須要錢泰大使的電報證明，才能出國，因此我不能不向國內國際輿論界及巴黎婦女會議呼籲，我已致電該會主席考頓夫人說明不能出席的理由；並由中央代表團周恩來同志致電錢泰大使要

求證明，直到六月二十二日（離會前五日）社會部才有答覆說沒有出席必要，且時間迫促，事實上我五月中即請求發給出國護照，故對於不能出席一事，我不能負責。

由於上次的經驗，我感到這次亦將遭到同樣困難，我將繼續不懈的奮鬥。我想，假如今天中國是個民主的中國，民主的政府，我應該得到這起碼的民主權利。但人民團體的活動受到政府的如此阻斷，顯然說明了今天中國政府還是一黨專政，而且各黨派及人民的國際活動，亦爲一黨所包辦。但我還是向政府請求，希望政府能顧全國際合作和影響，不要因一個人的出席問題而引起國際對中國政府的不信任和後果。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一年又過去了，百萬千萬的婦女會爲勝利而工作，而鬥爭而身受痛苦。她們不願再見帶着貧困、饑饉、毀滅與死亡俱來的新的戰爭，她們會爲勝利而付出重大的代價，現在她們認爲有權參加保持正義與持久和平的，以及創造一個新的世界的組織。

所以，代表各國不分種族，宗教及政見的千百萬婦女的國際婦女民主聯合會，曾於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爲執行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成立大會的決議，致書聯合國秘書處及聯合國大會，要求聯合會的代表參加社會與經濟理事會的工作，而有表決權，要求參加大會的工作而有發言權。

但是直到現在，國際婦女民主聯合會尚未得到圓滿的答覆，以致使它不能參加聯合國機構來把千百萬婦女的聲音傳達到聯合國機構，把她們自身及其兒輩生死有關的問題提出。

國際婦女民主聯合會執委會引爲遺憾的是聯合會的要求未獲聯合國內的英美政府代表的贊助，但同時它對於法蘇政府代表表示感謝，因爲他們了解國際婦女民主聯合會的高尚的偉大的目的。

在配合各國婦女組織共同努力之後，聯合會執委會保證國際婦女民主聯合會代表將能够在聯合國機構中得到應得的地位，聯合會藉此可作有力的保護爲人民的和平及安全而鬥爭的婦女，母親及妻子們的利益。

執行委員會特別號召英美兩國的婦女組織，爲得到聯合會能參預聯合國機構內的工作，她們應在他們的政府前面行動起來。

執行委員會號召一切婦女盡力爭取參加各該國出席聯合國機構的政府代表團。

國際婦女民主聯合會執委會
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於巴黎

國際婦女民主聯合會要求參加聯合國機構工作的決議：



保障言論自由

本月五日下午六時許，有自稱警備司令部便衣人員七人身佩手槍，會同警察一人，闖入本社辦公處，既未出示公文，又不聽當事人理涉，穿堂入室，到處檢查，亂翻書報，且隨地搜去，取去蓋有該黨圖章及私人閱讀之羣衆週刊七十二本，隨後二十餘分鐘後，始乘卡車揚長而去。

本刊出版，向來手續完備，價有內政部特字第六八六五號登記證，登記後，更依法變更登記，繼續爲獨立民主和平而奮鬥。在滬出刊以來，報館書店時遭沒收，困難殊多，損失亦巨。這次非法搜查本刊，妨礙本刊工作秩序，且來勢洶洶，無理可說，除非再一次證明國民黨當局壓迫言論自由的決心而已！

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之言論機關，會一再遭受摧殘，北平的解放

報及新華社已遭封閉，重慶之新華日報營業部已被搗毀，最近且又報告於重慶法院，上海之羣衆週刊已遭受非法檢查，國民黨當局之四項罪狀早已拋棄，可見其壓迫民主之變本加厲。這種非法舉動，顯然是配合當前擴大內戰的局勢，對大局只有壞處，毫無好處。望當局慎重考慮！

我們對這次非法搜查，提出嚴重抗議，並要求當局對人民的言論出版居住自由，加以保障！(芸)

惡毒的捏造

國民黨造謠公司中央通訊社，最近發表了捏造的「中共中央文件」，立即被新華通訊社斥爲完全捏造。

說這個東西是捏造，就從國民黨法西斯派的宣傳機關的自白中，也可以證明的。

這次中央社捏造中共文件，是用「北平二十九日電」的方式發出的。

電訊說「最近國軍在某地共軍俘虜身上」獲得的。和平日報覺得這說法一定引起讀者懷疑，怎麼中共部隊的士兵，在打仗的時候身上會帶着重要文件，所以就在中央社發表電訊的同一天寫了社論，急急忙忙的再四說明這東西不假，用了多少遍「真」「實」的字眼。而且，還補充說是「不久以前在石家莊所獲得」。這一來，破綻就明顯了。「最近」和「不久以前」是有出入的，「某地」用石家莊一說明，無非是爲了證明，他們都知道地點，而且很「確切」。可是，最近也好，不久以前也好，石家莊就沒有打過什麼仗，更無共軍被俘。民國日報也補進一手，表示「們早就知道有這個捏造的勞什子，說是這個東西的「證據」。已有相當時日」，這就更加清楚了。原來，捏造這個東西，「已有相當時日」，所以和平日報、民國日報等等早已知道，因爲是捏造的，自然漏洞也多，破綻易見。告訴你吧，這套手法太陳腐了，也太不高明了，除了騙自己，騙得了那個？這東西發表後，除了國民黨法西斯派，有誰跟着繼續呢？

這種捏造固然可笑，其用心却狠毒，國民黨法西斯派是要替他們的內戰政策找根據啊！可是，一切事情不以人民爲根據，而要靠捏造，其失敗也是必然的了！(夫)

「實際需要」

美國和蔣介石政府間，關於剩餘物資的談判已經結束。雖然他們發表了公報，這祇是證明有這樣的談判，總額是八萬五千五百萬美金，蔣介石政府拿了這筆軍用剩餘物資，更將延長和擴大內戰，也證明了美國援助蔣介石政府打內戰的積極。

沒有揭曉的是：這個協定內的全部內容。據合衆社華盛頓特派員三日電稱：「美國核准對蔣八萬萬美金剩餘物資借款之行動，此間若干領袖方面已有所聞。」這就揭露了兩點：一點是美國核准了這次秘密協定；一點是這項轉讓還是借款。美國並沒有白白的奉送給蔣介石政府這筆物資，也不像公報所說完全用來償付中國在抗戰期間代美國支付的款項，而是老百姓要負擔的債，這這筆債的。據說來，八萬五千五百萬美金，以匯率三三五〇元計，共爲法幣二萬萬八千六百四十二萬五千萬元。平均每個中國人，不論老弱男女，都要負七千一百六十元的債。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絕大借款，請問大家，那個負擔得這筆債？

據同一電訊說，在華盛頓若干領袖間流行的看法是「關於蔣政府以支持國民政府作爲蔣將遠東共產主義之實際需要，美國促成中國之團結統一

計劃，業已編好。這批物資是給蔣介石政府打內戰的，打的是民主，是孫中出的三民主義，打的是以中共及解放區為基本力量的民主運動。美國反動派帝國主義者，爲了奴役中國人民，使中國成爲殖民地，竟不惜出以最後階級的援助中國反動派打內戰的辦法，雖不痛恨！既然有願清大民的民主力量的「實際需要」，則蔣魯門總統援助中國的民主團結的方針，自然就粉碎了。

我們更應加倍奮鬥，要求美國和蔣介石政府廢止這批秘密出賣主權的賣身契。

中國人民的「實際需要」不是肅清共產主義，而是以清法西斯主義，是民主團結統一，不是靠美國的幫助打內戰。支持蔣介石政府打內戰，是向全中國人民宣戰，請問政府當局，你們還要中國人民的友誼嗎？（漢）

點火自焚

國民黨反動派是內戰禍胎，同時又是社會亂源，已成鐵的事實。只要有他們在的地方，老百姓就別想安生過日子；清鄉檢查、強徵暴款、捉人勒贖、暗殺報刑……無所不用其極。在這樣的情形下，老百姓不是被壓

死，就只有被逼反。

綜合成都新新新聞、新中國、新生報、天津大公報的消息，四川各地民變日多，民變隊伍勢益大，在北旺蒼（廣元東西）屬三道河地區者，人槍達十萬，均爲附近各縣之貧民，在該地四境廣築戰壕。旺蒼東隣的南江縣有變民數萬，槍萬餘支。各地貧民復用長席裹槍或身藏短槍，陸續向該區集中。南旺變民並有重炮，組織極爲嚴密，甚至中央社也不得不於七月二十三日承認旺蒼、南江有一烟匪一數股，每股人槍二三千不等。並稱：正山第十四、十五兩區保安司令部及張胡兩司令與新編第九旅旅長「會同勦辦」。四川各地現已有五十餘縣之駐軍及保安隊實行聯防。

很明顯的，這是一官逼民反，這是國民黨反動派爲了進行內戰而更殘酷的搜括和鎮壓人民所造成之結果。民生凋敝，民怨沸騰，民變層起，這就是國民黨統治區的情形，就是國民黨反動派所實行的「三民主義」。這也暴露了反動派的弱點，證明他們是完全不得民心的，爲了進行內戰，他們只有更殘酷更野蠻的掠奪人民，徵糧徵實，雷厲風行，老百姓被逼得只好拿起武器來。國民黨反動派在進攻解放區的同時，又得向自己統治地區的人民作戰，倒行逆施，自造文窟，結果只有把他們自己燒死在

裏面無辜。（兵）

歐陽先生被逼離桂

三四兩日上海報載，名劇家歐陽予倩離桂林，滯留廣州，缺乏旅費。其原因，據說桂林來滬的文化界某君談：當桂省平糶論陷敵手後，歐陽先生即轉進敵後，開展文化工作；桂省光復後，他就在殘破的廣西省府舊址，與師範學院協力建設，粗具規模，又積極展開劇運，甚得廣大青年及廣西人士之愛護，但竟因此爲某種人物所嫉視，雙青將打擊歐陽。某次師範學院上演某反內戰劇時，外間即傳說此劇係歐陽編導，將以武力對付，中央日報桂林版，且連續發表文字，肆意攻擊。及歐陽來湘省母兼醫足疾，曾在文化界集會上發表談話，在桂之某種人物即指歐陽爲暴露廣西黑暗，在歐陽公子歐陽山身上大做文章。佈置一種對歐陽極爲不利的形勢，歐陽逃桂後，看到整個空氣突變，知已無法在桂繼續工作，以憤其發展地方文化的宿願，不得不忍痛離桂，爲要在離桂前結清他所經手的帳目，把自己私有的財物變賣幾盡，以致跑到廣州就再渡川資前進，情同落難，而他數年來的心血竟在風

勢力下毀於一旦，更可痛惜。

看到了這樣一個慘劇，除了「某種人物」之外，恐怕沒有一個人不替歐陽先生及其事業痛心，憤怒的。試問到底歐陽先生犯了什麼不是，至爲某種人物所不容，不能留神完成他文化建設的事業？他的罪案就在於替得廣大青年及開明人士的愛護，就在於他有領導反內戰戲劇的緣故，就在於有了歐陽山先生這樣一個兒子。這就又一次說明，「某種人物」——這統治實權的人物是決不容許在得人民愛護的人士存在，決不容許要求和平的人士存在，決不容許努力於建設事業的人士存在，決不容許一個人有進步的兒子。古今中外像這樣橫暴的統治怕還不多見吧！

統治者要中共從五個地區撤出，說是威脅了平康的安全，障礙了交通的恢復，現在逼得歐陽先生離桂，莫非也是因爲他威脅了什麼安全障礙了什麼交通吧？可不是嗎，你深得人民愛護就威脅到了獨裁統治的安全，你要求和平就成爲武力統一的障礙，就都要用武力來對付你。

好吧，「某種人物」的統治者已一再，再而三的用事實宣布，他是決心要與人民爲敵，與和平爲敵的，且看人民容不容許他吧！

（任）

從撤出承德說起

朝新

國民黨軍隊於八月二十日發動侵犯熱河解放區的攻勢，以兩個軍的兵力分路進窺承德，八路軍於二十八日有計劃地撤離承德，國民黨軍繼續向赤峯等地進犯，並揚言要打晉察冀解放區首府張家口。同時，冀東解放區周圍，他們已集中了十萬以上的兵力，大舉進攻的開始，即在目前。八路軍的撤出承德，是看中了國民黨軍後備兵員不夠的弱點，當他們侵入熱河廣大的地區後，要守備城市和漫長的交通線，兵力也就分散，這給八路軍消滅他們有生力量的最好機會。延安軍事觀察家指出，熱河人民將繼續自衛和戰鬥下去，一直到收復失地。

蘇北的戰鬥，就已給好戰派的狂妄一個沉重的回擊。蘇北南線一個半月來的自衛戰中，國民黨軍七個旅和兩個交通隊隊全部潰滅，共喪失五萬四千人，精銳總兵力的一半以上。他們損失了有生力量，又遭到侵略區人民的堅決反抗，而解放區地方民兵與主力軍能配合作戰，那麼昨天失去的土地，今天也就可以收回。八月下旬新四軍即一舉收復如皋東南的重要據點丁堰、林梓、以及西北的曲塘、大小白米等鎮。

同樣重要的是，在這全面性內戰中間，一城一地的得失，決不能視為勝敗的根據，而雙方力量對比的變化，才是決定性的因素。國民黨軍在各處戰鬥中，常常陷入重圍，整師整旅被殲滅或遭受一蹶不振的打擊；八月二十七日和阜西南加力市一帶被圍的三個團（原為旅）八千餘人全部被殲。又因為國民黨軍士氣低落，在戰鬥中放下武器的遠較傷亡的為多，上述五萬四千人中，放下武器者達三萬人，佔一半以上。

在必要的時候，解放區居民也有力量保衛一個城鎮，過去四平街之役，最為典型，最近邵伯保衛戰，也是一例。國民黨軍以四個旅，二個砲兵營，配合砲艦十二艘，飛機五架，海陸空同時猛攻運河線上要鎮邵伯，戰況極為激烈，常常在白刃肉搏下決定進退，經過四天，國民黨軍終於折損二千餘人以及砲艦四艘等戰果了。新四軍兩個排堅守洋橋陣地，曾以五次白刃戰擊退一個連連攻的敵軍。

人民的軍隊更不怕被圍，李先念將軍的突圍，是在雙方力量五與一之比的劣勢下進行的，但是這個突圍是光榮地勝利了。讀者們一定很關心他

們的下落，現在可以告訴大家：除了皮定鈞將軍所部早已到達蘇皖邊區外，王震將軍所部，經過了幾千里路途，橫越鄂、豫、陝、甘四省，突破國民黨軍十幾次的包圍，已於八月底安全到達甘肅邊區，他們只被殺害一百多個傷病兵員，國民黨孫家驊所部一個軍在不到一個月中即付出六千人的代價。國民黨當局「四十八小時內一鼓消滅」的迷夢，破得也够慘了。還有其他的中原部隊，則已在陝南豫西地區，以及川陝邊境，站穩了腳跟，並且在鄂東、皖西地區，繼續堅持游擊戰爭，與蘇皖及蘇北的解放區形成犄角之勢。

八路軍已經對大同實行自衛反擊，至二日晨，收復十九個周圍據點，炸毀數十處堡壘，控制機場，消滅了閻軍和偽軍二千四百多人，放下武器的一千一百多人。過去蘭封、楊山等重要鐵路城市的獲得解放，說明人民的軍隊是有力量進佔一個大的城市的。晉中八路軍在解放了靈縣之後，又接連解放靈石和汾西兩縣城，使太原和呂梁兩解放區聯成一片。至此，介休義棠鎮以南，臨汾東麓晉北的

百七十里鐵路，除在包圍中的關漢章幾千人的一個據點外，完全為八路軍所控制。國民黨軍則在晉南集中了九個的師兵力，於佔領垣曲後，正在積極進犯中條山地區。

一週來，新四軍八路軍各地的勝利戰果，仍不斷傳來。豫東方面，考城以東呂園子一役，國民黨軍七五多人放下武器，另外俘獲一千多人。山東方面，膠濟線明水車站以南，國民黨軍兩千餘人，俘獲團長以上八百多人；鄒平以南，則擊潰了四個團。一週來，國民黨軍隊的反戰，有戰車連的坦克兵，有海軍士兵，他們都拿了武器，跑到解放區去。

「英雄」——這是一個人！

文星作



在全世界民主潮流不可抗拒的今日，英國却在希臘導演了一齣復辟的醜劇。

六月三十日安全理事會討論烏克蘭控訴希臘現狀威脅世界和平時，正是希臘法西斯保皇派在英國支持下舉行所謂公民投票的前夕，英美集團國家深怕揭穿希臘內情，起而激烈反對，終於使議案延期討論。本來，希臘是否需要帝制的全國公民投票，原訂一九四八年舉行，但保皇派政府自三月偽選後，即不顧全國人民和民主黨派的反對，擅自提早於本月一日舉行，他們執政五月，積弊佈置再一，偽造民意和強姦民意的陰謀，在全國造成空前恐怖的局面，暗殺民主份子之事實達六百起之多，八月下旬一星期中，殺害支持共和政黨者七千人！到了投票那天，更是各地流血！在這樣慘力政權之下，陰謀復辟是玩一成功的了。這裏必須說：

第一、戰前希臘不僅政治經濟附從於英國，希臘的皇親與英國結有不解之緣；而且希臘更是英國在地中海最大的基地。可是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希臘人民挺立起來了，這對大英帝國是很大的憂慮，於是當希臘民族解放陣線的武裝部隊差不多光復了全部國土時，英軍趕忙以盟軍名義踏上庇里猶斯港，進入雅典，而這一「盟軍」實際上變成了佔領軍，至今兩年，仍未撤走，於是希臘的和平受到嚴重的威脅。英帝國主義為了恢復全面控制希臘，會支持與納粹合作份子，製造內戰，佈置偽選；現在導演復辟，是為了要徹底破壞民族獨立，消滅民主力量，同時也是加強在地中海的反應基地，以及進

攻巴爾幹新民主主義國家如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的跳板。英美軍隊將於本月下旬在東地中海演習，除了對蘇聯以及巴爾幹新民主主義國家示威而外，沒有其他的意義。這種以武力為先鋒的外交上的神經戰，可說「達登峯造極」而英國工黨違背其競選政綱，依然要承保守黨的外交政策，更使其帝國主義的面貌暴露無遺。希臘也因此而成為巴爾幹的污點。

第二、歐洲和會已經舉行而希臘的和平尚未建立；人民不僅沒有自由的生活，反而仍處在法西斯的恐怖統治下，并且飢荒的嚴重，至今還未過去；

國際 · 一 · 週

維護和平與叫囂備戰

舒翰

一切民主份子代表廣泛參加的政府早被推翻；現在是法西斯保皇派一黨專政的政府；外國軍隊留居境內成為實際上最高統治者；在這種種情形下，如何能「經由自由選舉來建立對於人民意志負責的政府」？又如何能使人民「自由決定其所願以生存的政府形式」？但英國政府竟踐踏自己簽訂的戰時戰後回憲章，自始即干涉希臘內政，造成威脅和平的局面。莫洛托夫在三十日和會上說：「英軍的留駐希臘，將使巴爾幹永遠混亂。」

希臘的各民主黨派，包括民族解放陣線、共產黨、農民黨、激進共和黨、社會黨、民主聯盟等，已電安全理事會對英提出控訴，不承認三月的偽選

與此次公民投票，並要求英軍撤退，以恢復希臘的獨立，而根據大西洋憲章、雅達協議以及聯合國原則，重行解決希臘問題。希臘的民主勢力在內戰失敗遭受挫折後，現已恢復，如英軍能夠撤出希臘的和平而撤退，那麼希臘問題一定可以由希臘人民自己來解決。否則，內戰的局面定將重現。外國軍隊在戰事結束一年以後繼續留駐在聯合國會員國家的領土以內，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蘇聯代表葛羅米柯於廿九日安全理事會上，提出了一個建議，要求各聯合國在兩週內向安理會作如下的報告：①駐在除前敵國以外的其他外國國內的軍隊配置；②在這些國家中什麼地方建立了海空軍根據地，以及所保有駐軍的人數；③關於這些地點在八月一日所預備的情報。他說，全世界與以「顯然的焦慮態度」，注視這些軍隊的展開，在戰事結束後極長的時期內，而且並非由於軍事需要，而這些軍隊竟駐在外國境內！這個建議的提出，其意義非常重大：一則，目前外國軍隊駐在聯合國會員國家的還很多，英國軍隊就駐在希臘、埃及、印度、伊拉克等國家；美國軍隊就駐在中國；再則，這些外國駐軍的存在，都干涉了駐在國的內政，而引起紛亂，甚至內戰，希臘、埃及、印度、我們中國，都是因為外國軍隊的干涉內政而至今得不到和平，而希臘、印度、中國的情形，現在尤其嚴重。葛羅米柯的這一建議，正表示了蘇聯維護世界和平的忠誠。假如因外國駐軍的干涉對在國內政而引起的紛亂和內戰，聯合國能以共同的力量予以制止，而

任其發展，那麼和平怎樣建立？過去，蘇聯因軍事需要而根據條約駐留伊爾與中國，記得曾被人作為攻擊的藉口，但是蘇聯終於依照條約按時撤退，而英美的軍隊呢？他們駐在各外國，不惟都沒有條約的根據，而且儘管駐在國人民的反對，他們是不預備走的。可是他們又沒有理由來反對蘇聯的建議，所以英荷等國代表只有以「事前未予通知」來拒絕討論該案。雖然如此，蘇聯畢竟把這建議提上了國際議事日程，這對帝國主義野心份了來說，是一個嚴重的警告，而對全世界人民則是一種很好的教育。蘇聯的建議，既是指全世界範圍，那麼美軍的駐在中國問題，自然包括在內，中國人民是完全贊同這一建議的。

一面是維護和平，一面却叫重備戰。三十一日奧德次勞萊雅在美國陸海軍協會上演說：「迫切陳詞，備促備戰」，認為美國必須有一個除海陸軍外包括工業和民衆備戰的計劃。參院戰爭調查委員會三十一日發表報告，向政府提出增強海陸空三軍戰鬥力以及工業動員計劃。美國國會資料室正研究蘇聯軍力的情形。衆院軍委會派赴東京考察的六委員，竟發出「第二次珍珠港事變一觸即發」的警告，公開說明對方不是日本而是蘇聯，因此，他們還感到美軍在太平洋的基地和駐軍（包括中國東北在內）的不足。因此，也傳出了美國將向聯合國大會要求前日本基地及委任統治島嶼獨立的傳聞。而正在日本投降一週年的今天，美國徵兵機構又開始活動起來。

美國民主黨議員薩巴斯在斥責衆院軍委會那種危言聳聽時說，那是「受麥帥麾下軍人的影響」，使我們不能不想到這位統治日本一年的麥克阿瑟將軍。日本投降已經一週年了，雖然對戰敗日本的管制

，同盟國家會決定共同來擔負，實際上却由美國一國在包辦，由麥克阿瑟一人在統治。遠東委員會也罷，管制日本委員會也罷，現在連報上也很少看到他們的消息與活動了，因為他們的建議，完全被置之不理。佔領日本的軍隊除美國而外，僅有少數國家的少數部隊，還不過表示共同管制的裝飾而已。麥克阿瑟管制日本一年來，日本的財閥依舊掌握着政權，戰爭工業沒有被破壞，人民的權利卻被限制，被剝奪（最近即有禁止罷工的命令），而法西斯軍國主義者則正在圖謀東山再起。「勝利日」在東京悄然渡過，連佔領軍也毫無活動。麥克阿瑟發表的佔領日本一週年文告，竟提出兩種不同觀念的尖銳對立，有彼此不能並存之勢。麥克阿瑟心目中的另一種觀念，明白指的蘇聯以及日本國內的民主力量。文告措詞的強烈，是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以來所未有。在這樣一個文告之後，麥帥未來對日本人民所採取的步驟，也就大有文章可做了。顯然，美國在日本所採取的政策，是完全違背波次坦決定的，是在在保持日本舊有的法西斯、財閥、軍閥的勢力，抑制人民的民主力量的生長，而把日本弄成一個完全在美國控制下向著中國和蘇聯的武器，所謂「地處要衝，已成「民主」國家的前線」。美國正在單獨籌備起草對日和約的國際會議，完全把共同參戰的國家於不顧，我們中國人民首先堅決反對美國獨霸日本排斥盟國的政策，要求履行波次坦會議的決定，把管制日本的權力，交與主要對日作戰國家來共同擔負，恢復並擴大遠東委員會與對日管制委員會的權力。

這一週來，似乎在風雨飄搖中的和會，却通過了幾件重要的議案，有意大利和羅馬尼亞對蘇的賠款，法意邊境的重新劃定，羅匈劃界也作了原則上

的確定，特別是久為人們所擔心的特黑維斯特港問題，已通過作為國際自由港，至少暫時可緩和南意兩國衝突。這些不能不歸功於四外長會的復會，重新把國際團結合作的原則灌輸到和會裏去。本來只有信守這種原則，世界的和平才能維護。



戰爭的跡印

文魁作



從女縣長說起

博爾

合衆社記者羅爾波先生到蘇皖解放區(即蘇北)作過一次旅行，用他特有的風格，寫了不少報導，其中有一篇專題「女縣長孫蘭」的，介紹了一位「才智和毅力的女縣長」，也介紹了蘇皖解放區婦女的政治地位。

女縣長孫蘭是一位出身於國民黨司法官吏家庭的小姐，淮華大學的畢業生。她一九二五年第一次參加北平學生的「一二九」示威運動後，便獻身於澎湃的抗日民族民主運動。以後在上海她一面教書，一面做抗日活動，一直到太平洋戰後一年。當這位「抗日份子」無法繼續在孤島上活動時，她沒有選擇「在任何政府機構中任何婦女都已經不列比書記、打字員或秘書更高位置」的大後方，却去了新四軍所在的敵後游擊區。在那裏，她做過婦聯會幹事，也做過文化教育的工作，但不論做什麼，遇到敵人的頻繁「掃蕩」時，她都「堅持崗位，拒絕逃跑」。戰爭以後，她就任淮安縣的副縣長，「紳士階級尊敬她的學識，老百姓也永遠紀念她的英勇」。是這樣一位女縣長：「一個短小富於吸引力的女子」，一位當信賴她的羣衆向她控訴漢奸行時，「她的聲音還不夠大」無法將自己的意見傳達給全體，而需要助手來覆述的女子。她——雖然是個副縣長，「做的却是整個縣長的事情，因為民選的那個男縣長要去監督修築全縣的公路，早已忙得不可開交了」。

包括一萬萬四千萬人口的解放區中還有許多：担任縣長的除孫蘭外，曹聚賢的唐縣有過陳舜玉，曹聚賢的平有劉湘萍，陝甘寧的安塞有邵清燕，綏德市彭克；山東有縣參議會議長王貞，蘇皖有糧食部長郭見恩，更有任職邊區政府委員兼祕書長的孫文淑(曹聚賢豫)，李林(曹聚)；任職行署專員的劉亞雄(曹聚豫未行第三專員公署)……

但這只是解放區政府工作中女幹部的一小部份。活躍在民主政府各級機構，尤其是區鄉級部門的，大都是另一類型的婦女。他們文化不高，甚至在開始工作時許多還不大認得字，但是她們是人民自己選拔出來的，真正的優秀份子，她們在人民翻身(也就是她們自己的翻身)事業裏所表現的忠誠和卓越的實際工作才能，使她們獲得了人民的擁戴；然而在外表上她們具備着極端的樸素平凡作風，如果在上海的馬路上遇到一輛時，你會驚奇地想到：「那兒來的這樣土氣的江北姑娘？」

是的，正是江北姑娘，可是這些姑娘在民主生活的鍛鍊下，做出了五十年來婦女未做過的事情。這裏是另一位記者去年冬天在蘇中工、農、青、婦、民兵代表大會上遇到泗陽縣婦女代表馮雲珍的印象：「攬着插一枝銀簪子的髮髻，額上包一條黑色頭巾，一身自織的土藍布新棉衣褲，一雙白土布褲子和藍布鞋，襯着四十二歲年齡的面龐，完全是鄉下老大娘的模樣，像蘇北農村裏百分之八十的農婦一樣。當新四軍來臨前，她每年春天要餓肚子，吃草糊糊；又因為身為女人，她還得忍受許多家庭中吵吵鬧鬧的嗚氣，敵人來了窮得無處可逃的她，更看

到了老百姓在機設淫權下所受的殘害。正因為這樣，雖然不識字，沒有讀過一本書，她却從自己的生活中深深懂得了老百姓的痛苦和老百姓的需要。六年來她担任縣以下各級婦聯會主任的過程中，除了解決婦女的問題外，還處理整個鄉村鄰舍的問題。一九二二年普選時，她在喧天的鑼鼓聲裏，被鄉親們擁戴着，就任了朱河鄉鄉長。

她想：「女人當個鄉長，好不容易呵！可要苦幹哩！」她組織婦女做軍衣，查崗放哨；在敵人掃蕩時，她掩護軍隊轉移以後，自己藏在田裏放哨，敵人來了，刺刀頂住她心口，也不說出軍隊的駐所；她領導執行減租交租，使她莊上新四軍渡來時過着半軌條生活的百十戶人家都吃得飽，有了土地，也保障了地主的生活；她領導生產，教人勤儉，讓地主娘子都紡起紗來；她排解糾紛，改造二流子；在展開消滅文盲的文教運動時，她因為自己受過不識字的痛苦，不僅積極動員人民上學校，自己也參加了民校，學識，寫報……

她只是解放區千百萬個「進政權裏的勞動婦女」之一。她們的成長是婦聯會婦女運動的成果。民主政府不僅用法律保障婦女政治地位，更重要的是以婦聯會作核心將婦女組織在經常的戰鬥、生產、識字、選舉、參政等抗日民主運動裏；生產識字提高婦女的經濟地位，也提高了智識，各種社會活動的參與，更使婦女獲得機會表現出自己的才能，轉變了社會上輕視婦女的觀念。婦聯會成了動員婦女建設封建剝削束縛和培養婦女幹部的搖籃。在蘇皖解放區一千二百萬婦女裏，一九四五平全加婦聯的有六十萬人，山東一千三百萬婦女裏婦聯會員就有八百八十萬人！婦女的活動從「燒茶做飯，養兒抱蛋」轉變了社會，像孫蘭、像馮雲珍那樣參加政府行政機關的事情，是解放區婦女翻身最顯著的標幟。我們舉一個地區的統計來作證明：在蘇皖解放區二十二個縣市中，村級女幹部就有一千三百七十四人；鄉級二百〇九人；區市級七十八人；縣級六十五人；分區級五十二人；總計是一千七百七十八人。

「小東山」的變轉事故

· 張家口通訊 ·

· 果成甲 ·

廿二歲的朱元才，是做過十三年小偷的人了，他是山東蓬萊人，六歲失去父，七歲喪了母，於是這個孤兒就失去了人間的一切溫暖，流為乞兒。

十一歲時，他偷了同族伯父的兩塊大洋，偷偷的上了一隻橫渡沱海明的帆船，逃到大連，從此開始他的偷盜生涯。在那裏，他找到了一羣伙伴，白天他們偷着填滿肚，夜間就睡在大街上。飢寒交迫，使他們只好更偷得更多些。

在他到大连市的第一個冬天，他們就開始到大財主們的院子裏去偷了。朱元才年齡雖小，胆子可大，他總是在深夜裏深入內室把老大的包袱從窗戶遞出去給他的伙伴，但他並不因為自己幹的事情最危險，就把偷的東西多分給自己，因此同伴們都贊佩他，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小山東」。

「小山東」十一歲那年就學上了白面，很快就把手藝搞壞。他的把哥馬慶勸他戒白面，他答應了，就叫朋友們把他縛在一顆樹上，整整三天不讓別人給他解繩，這樣把白面硬戒掉了。十四歲他在大連坐了一次牢，以後就逃到了北平，又到大同。十七歲時逃到了張家口，就在這裏和北平兩地當

小偷糊口。

張家口解放不久，朱元才被告發了，判一年徒刑。到了張家口市監獄，他像過去一樣，心裏想着只要到監裏化幾個錢，住幾個月就可以出來，再過偷竊生涯。但是朱元才這一次却碰見了新問題。首先沒有人給他帶腳鍊手銬，沒有人打罵他，更沒有人向他要錢，吃的小米稀乾，脆又香，監所內刷的雪白，比自己在外面住的地方衛生得多，很多犯人吃過飯就很快快的去勞動，每天給講國家大事和社會的黑暗，以及勞動的好處等。監內整天有播音機放送新聞……這一切使朱元才迷糊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劉看守主任找他長長的談了一次，告訴他現在民主政府的監獄就是一個治病救人的場所，並且向他解釋了過去當小偷主要是舊社會逼迫的，只要今後能夠改過，這仍然是一個好人……

朱元才非常用心的聽着劉主任那誠懇而關心的談話，深深的感動了，他感到從父母死後還沒有這樣親切地關心過他。他感到這些話都是為他自己着想的。這樣使他有一整夜沒有很好的睡覺。他想着自己確是已經到了改過的時候了。父母死後，姓朱的就留下了這一條根，再這樣浪蕩下去，怎麼辦呢？最後他就下定了決心，一定要參加勞動來改造自己。

朱元才到了建築科，劉主任看見他的屋子快塌了，立刻給他發了新屋。

這一支建築隊的隊長就是劉主任，他常找朱元才談話，關心他的生活。朱元才感到劉主任簡直就是自己的親人，把過去幹過的事情一五一十的都說

了出來。劉主任安慰了他，並且講了解放區的故事給他聽。朱元才才下決心要爭取一個模範。

監獄往外抬磚土的時候別人抬一筐，他同對手商量抬兩筐，別人回來時空筐，朱元才回來的時候抬上黃土準備和泥，後來別人也跟着朱元才抬兩筐，他就又加上一筐，跑着出去，跑着回來，朱元才膀子腫起了，手上磨出了一個大疙瘩，劉主任勸他休息，他說「不要緊，過幾天就好了。」果然半個月之後全好了。膀子也不痛了，身上也特別有勁起來，全建築隊的人都佩服他，選他作小組長。

今年春天朱元才領導一個將近二十人的建築隊，到宣化大道怡安街去做工，這地方離監獄五六里地遠，監獄裏沒有一個人跟着他們出去，晚上回來從沒有一人逃過。

由於朱元才轉變的很好，地方法院決定提前釋放他。可是朱元才不出去，他要求政府給他職業，這樣，朱元才便從今年五月起正式成為監獄員了。

朱元才的工作對象主要是小偷犯，這一行裏的一切鬼把戲當然都瞞不過他。現在張家口市監獄小偷犯很少都是朱元才過去的伙伴。最近獄獄為了更有效的改造小偷，特別成立了一個轉變隊，由朱元才當隊長。這個轉變隊另住一室，出入自由，牆壁上貼滿了向朱元才學習等標語。

張家口著名的小偷頭子戴六風也轉變了，他是一個中學畢業生，在一百多人的坦白大會上，戴六風感動得熱淚交流，他說：「除了共產黨和八路軍，誰還這樣的關心過我們呢？」



滿城馬糞滿城兵

千鎗萬彈下通州

胡郁

南·通·通·訊·

七十二個碉堡

你假使在南通的大街上走，摩肩接踵，前後左右都是中央兵。有人說，隨便拿任何一點做圓心，以二十五米半徑而畫一個圓，都會圍住三四十個軍人的，南通城周圍不到五里，有七十二個高大的碉堡。當一〇五師要在半個月內完成這些堡壘的時候，大兵們像鬼子一樣到處拆毀房屋，廟宇、祠堂、公共機關，結果連大些的住宅圍牆也給拆毀了。接着四處拉夫，大兵們按址去找全城的木匠和泥水匠。失守得很，他們早就閉關進走了。

平政橋上貼了收買馬料的佈告，在西公園，成聚成聚的馬，沒精打彩的垂着尾巴。馬糞撒滿了城河，日子久了，糞上全是小虫，疫癘從這裏散佈開去；人們掩着鼻子，老年人搖頭嘆息：「崇川（南通舊稱）自古無兵馬」的太平盛世是不再有了。

打下東台就走

南通的房子，原是一寸地板一寸金的，當二十六軍、一〇六師、一〇五師、四十九師像潮水一樣來到的時候；同時帶來了多少花紅綠綠的長，連長太太，她們帶着衛兵，揹着衝鋒槍，跑到老百姓的家裏去，只要看見

房間裏有一隻床的，馬上用粉筆在門上寫了：「××營長住」；兩個鐘頭大隊人馬開到，無條件的佔據了。南大街有一家，當女主人晚上回來時，房內燈火輝煌，當是什麼親戚來了，進去一看原來是營長太太，她驚奇地向他們交涉，營長擰着槍說：「暫時借住一下不可以嗎？我們打下了東台就走！」

現在是反主為賓的時代。老百姓是「民」，貪官蠹吏是「主」，許多人家婆媳媳婦，兒子父親擠在一間房子裏，而營長太太卻佔據二個大房，人們沒有辦法，常常諷刺的問他們：「東台幾時才能打下呀？」

十家聯保契約

大街小巷不到十步就有一個人站在那裏，身上貼着紅條子，這是保甲制。每個住戶，每天必定要派人站崗的。兒子出去做生意了，老婆婆挺着小脚也得去站，深更半夜，特務軍警常常闖入人家，藉口「翻閱」翻箱倒篋。人民都在房裏挖下地窟，把好的東西藏在裏面。這裏的保甲制度是贖古未聞的，凡是離開本城的要領出境，只要當局想到你，要看看你的時候，你雖遠在台灣和美國也要限期回來，怕你去了「匪區」。否則就九家倒算，同吃官司，這是明文規定，貼在每個老百姓家裏的。另外凡是中

我從台灣回來，講一些台灣的實情。在台灣，有我們沒有見過的大工廠，包括榨糖、製糖、火柴——日本人在這里創造了工業的王國，當我第一次從基隆坐火車到台北，這短短五十分鐘的鐵路裏，四週就有五十多個大廠。台灣人民靠了這些工廠，生活待遇還好，但是，現在廠門大都貼上了封條，開工的不到全島的十分之一。許多人失業了，穿破衣服，餓着肚子。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對台灣的政策是「有物必統」！烟、酒、糖、鹽都是由貿易局統制的。別的人不能做這些生意買賣，他們壓低價錢收買，然後把這些運到上海，上海台灣糖業公司所提出的糖是在台灣用每斤十元以下的賤價收買去的，這一轉手之間就有多少盈餘，而在這些盈餘中間，究竟有多少歸公的呢？專賣局是入口統制，凡是商人帶進口的物品，用低價買進，一轉手又用高價強迫賣給台民，這比日本強盜的手段還毒辣的。

「接收」在台灣也是鬧得一團糟，每個官吏或多或少佔有六種大洋房。凡是「利味」的工廠商店都封了，開始把能移動的物產偷運出去，最後把機器也拆跑了。台北某大糖煙工廠的新式開刀和榨糖機，就是全部運到上海，買給蘇東的某廠的。有些接收了不能私運的東西，就成年的放在那裏讓牠發霉。基隆港內有很多運輪船停在水上，為什麼不打撈裝修呢，台北的市場上有幾十架鋼用的飛機，任風吹雨淋完全鏽了。某一個高級官吏說：「政府不要的，美國貨比它好，又不要錢，修它做啥，而且打共產的時候，恐怕也沒有美國貨！」

貪污在這裏也隨隨而來，最著名的是台北縣長陳延炯，到任不到一月，就大發財，把日人移交之肥料布（值九百餘萬台幣）計合台幣二萬七千元，勾結縣府地稅科和建設科長全部私吞吞入私囊，同時利用「全國合作會」編造「台灣辦事處」之名義，騙稅走私，獲利達千萬元。其他的大小貪污案件則無以計數。台灣人認為中國有條都是去剝削的，民心厭棄，無從言述，當街衝貼出「實行三民主義」的標語時，台灣人民用筆在民字旁邊加上個自字成了「三民主義」，說明了中國政府對台灣，除了接收以外，是一切不管的。

台灣以前，物價一直是平衡的，從去年勝利到現在漲價四百倍，這在台灣是極其痛苦，也是驚奇的。公用事業也在不斷上升，火車漲了三倍，郵費二倍半，香菸，燕窩，食鹽，一切土產無一不漲。現在每人每月的生活費至少二千台幣（合國幣六萬元）但一個教員每月收入却只有一千多和國內一樣，一個人也養不活。

最近台北縣有五個教員三個月沒有拿到薪俸了，大都病交迫，因斷糧而自殺的有，他們曾經推派代表到台北縣政府去請願，而縣長却避不見面，在那裏關了好幾個鐘點，毫無結果因此教育是在日滿的破產了，日本人給留下的小學，中學，大半停辦了，有一個台神感憤的說：「我有計劃辦國民小學，台灣人民只有自立更生，靠人家沒有辦法。」這是何等痛心的話！

凡是政府所到的地方，新生活運動像老婆一樣是跟蹤而至的，台灣行政公署在弄得一切無辦法的時候，共有蘇察和蘇

灣·台·

學生，要十人聯保，一有一思想問題，其餘九人也要「享受」同等罪名。

噢了一個敗仗

海軍海軍時分，城西馬路上，全是草黃衣服的大兵們，像牛一樣的擠着日本式的手推車，那上面全是新槍新炮，舊大箱的砲彈，箱上印着美國工廠的名字，四十九師的官長騎在馬上，後面跟着吉普卡，迫擊砲，火箭砲，人們好奇當中帶點驚慌——全是美國貨呀！

六月十五日，四十九師吹着軍號進攻如皋了。

當他們一天一夜毫無阻礙的推進到如皋城邊的時候，師長王錫漢心慌了；如皋是個孤城；他知道新四軍不會這樣便宜他的，正待領兵回去時，四面伏擊開始了，四十九師被切成數段，潰過了十九個大包圍，六千人放下武器，副師長被俘了。王錫漢在危急中隻身逃脫！當他回到城裏時，已經什麼也沒有。

一個師的美國軍械，像禮物一樣的送給了「新四軍」。

老太婆也要打一槍

中央兵是苦的。滿街滿巷運回來的傷兵，現在集中在西門外俱樂部對面的倉庫裏。當醫師給他們敷藥的時候，他們埋怨着：「打嗓子？打叉打不勝，還不是過去（投）爽快！」他們講着新四軍的功績，有一個老年兵說：「當我拿着槍從火線上退下來的時候，路旁的一個老太婆也打了我一槍。」他傷了左臂，他搖搖頭繼續說：「沒有辦法，連老太婆也是新四軍！」

中央軍生活太苦了，吃的聯機救濟的馬蹄包，二頓臭鹹菜。上前線長官壓着打。多少兵都受新四軍的宣傳

，往往是很輕易的放下槍來。他們常常約好了要降裝一齊降，去了就不再回來。

廿一軍破鎗樓

當四十九師新四軍打垮以後，廿一軍又來了。破鎗樓砲，像敗軍一樣來了，人們都議論着：「中央軍不行了，怎麼都是鎗砲呢！」城裏的小孩子開始對於那些士兵們嘲笑了，他們聽了一隻歌謠：「破洋鎗，打不響，走一步，仰一仰，破到新四軍，丟鎗去投降。」兵士們沒精打彩的，他們的信心日漸少了。只是長官們還在驕：「美國人支持我們，大鎗大砲，馬上就到。」

這兩天，據說天生港封船，裝來不少卡車和彈藥。並且源源的向北運，只是兵士們打不起精神……

望中央，民運快

在南大街，西大街的商舖裏，民主黨青年團和師政治部發了許多海報宣傳畫，最多的是「望中央」，畫了多少人頭在等待着「老中央」到來。

然而——人民却對老中央恨之入骨：房子給弄得雞犬不寧，無數人家的孩子逃亡外鄉，弄得骨肉分離。捐稅深重，生活困難，七月份起商店漸漸倒閉了。人民日夜驚惶，兵士持鎗打人……人們失望的嘆着氣：「再打下去，要死了。」

望中央。中央給帶來了什麼？廣大的人民之間，流傳着共產黨的政策，許多人說：「索性共產黨來，生活也好過了。大家做做吃吃，不貪不富，多好的日子呵！」人民反戰的情緒是日日在高起了

來·歸

婦上來用功夫了。

台灣婦女在工廠關閉之下，大半走向「舞」和「娼」以謀殘生。她們憤恨公署不設法解決她們的職業而相反致她們於死地。台北市曾經有三百個婦女在風風狂吼中，集結太平町俱樂部，外務醫院門口向提倡禁娼的婦女會會長謝某抗議，向她們要飯吃，隔日我碰到一個婦女，她說：「日本人在時我們每季可以發二三件花綢旗袍，現在連布袍也穿不成了。」她一面說，一面眼睛紅了，這叫做「人心思日」！

主席。將也草草一看答應了。他容光煥發重新收編舊人馬開進台灣。台民們感嘆的說：「一批頑皮的蝗蟲來了，台灣變成了當年貪污剝削最黑暗的地獄。」

不曉得現在話應驗了。我碰到另一個有聲望台紳，他說「這不是大的問題，這是制度！國內也是弄得烏煙瘴氣，民不聊生，掉換一個人沒有用，要官僚制度從根剝起！」我相信他的話。在台灣沒有共產黨，但照樣實施言論，出版統制，上海的周報、民主列強禁書，台灣民間的報紙不能出版。公務員一定要參加國民黨。台灣參議會，只是「民意的裝飾」，凡是通過的案件，只要陳儀不贊同，根本不予廢紙，無效施行。

在台灣的黑暗，貪污，不民主的統治下，瀕瀕瀕極大的危險，台灣青年的情緒日益悲憤，常常向他們的父兄要求站起來自己管理台灣。有個士紳痛苦的對我說：「從前在日本人時代，我們各處發動鬥爭，有錢出錢，有槍出槍。現在不同了，對於自己的同胞不能這樣！」這是接慘的呼聲。同時在台北，台中的經常有不少的日本人藏槍，有的集中到深山裏去，他們揚言不久還是要回來的。在這裏，我們的盟國——美國也設立了領事館。美國領事在未接任以前，曾去拜訪台北著名士紳楊慶嘉先生，對他說：「現在台灣弄得這樣，你為什麼不出山？你應該出來了，有什麼困難我可以幫助你。」楊先生是知道他的用意的，雖然的問他說：「我們現在回到祖國來了！我學生的從事台灣復興也籌集到了款項……」美國領事說：「台灣很糟了有機會我們要講話的。」

「講什麼話呢？」

在美國報紙上，曾經登過這樣一個消息：說要叫台灣人來選舉「主國」的時候，第一會選美國，第二日本，第三也是最後才是中國。

親愛的讀者們，請仔細讀讀這面是說的什麼毒藥！當我回來的時候，許多台胞都咬緊牙齒說「我們不能再忍耐下去了。」我安慰他們說「馬上要改變的，只要國內的大局好轉，你們忍耐一點。」然而，當我從吳淞入口，看到無數難民在運兵軍火，士兵向內戰戰場輸送的時候，我想起台灣善良的人民，我騙了你們……

小 紋

僑華印荷——兒孤的外海

· 談 覺 ·

· 訊 · 通 · 哇 · 爪 ·



現在南洋流行一個名詞，把華僑稱為「海外的孤兒」。從這個混號中也可看出目前南洋僑胞處境的悲慘，說得粗魯一點，在目前動盪不安的荷印討生活的僑胞，簡直是一匹「喪家之犬」。在泗水(Soerabaya)之戰，萬隆(Bandung)之火中被打死、炸死、燒死的以及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的僑胞，幾近千萬。而最近在爪哇且牙那(Tangerang)所發生的槍殺、擄掠，更其慘酷。至於華而未遭殺害的僑胞，處於目前這種局勢之下，不要說生意做不了，連生命也非常危險。

適當去年勝利的消息傳到荷印以後，僑胞們就是歡喜得發狂，滿以為自己從此一躍而為一等強國的國民，不但報了對日寇的深仇，而且也可以出幾百年來在海外所身受的冤氣。誰知國內戰又起，國際地位一落千丈，不但英荷兩國同盟邦的人士並未對我們刮目相看，甚至一向尊敬我們中國

人的印度尼西亞人也一變而為輕視。在蘇門答臘大部份地區，聯軍仍舊叫日軍在那裏維持治安，因此戰敗乞降的敵軍倒依然可以耀武揚威，而我們這些所謂戰勝國的僑民却還必須忍氣吞聲以笑臉相迎。所以有人氣憤憤地說，我們簡直不是什麼一等國的國民，而是變成了最末等的奴隸！

有不少人，把我們華僑所受的苦難，都歸罪於印度尼西亞人，說他們損害華僑利益，但根究事實的主因，却全在我國外交路線錯誤和上了荷蘭帝國主義挑撥離間的大當。印度尼西亞受了三百年殘酷的殖民地統治，當他挺起身來，力求解放的時候，他帶有原始性的反抗和破壞在內，他曾經要求中國僑民同情與幫助他們，但是所得的結果却相反的是配合了荷蘭的武裝來鎮壓他們。

印尼人民原先和僑胞是很好的，有很多事實可以證明，在他們宣佈獨立之初，也相當懂得爭取華僑的。當陳嘉庚老先生從暹羅地回到吧城(即巴達維亞)的時候，印尼方面特地派了專人在火車上沿途保護，使陳老先生得以平安無事地到達了目的地。印尼領袖曾不止一次地跟我們華僑的領袖接洽，要求我們支持他們的獨立運動。我們方面總是答復他們：在原則上毫無疑義地我們絕對同情他們，但要在我們行動上跟他們取得一致，再等待我國政府的正式表示，相信我國根據孫中山先生同情弱小民族的原則，一定會支持印尼的獨立鬥爭的。可是我們自己不爭氣得很，在聯合國大會上，烏克蘭以一個與印尼並無直接利害關係的國家，在大會上再一次與印尼並重直接利害關係的國家，在大會上再據理力爭，斥責英國以武力干涉印尼獨立運動之不當。但我們中間的代表，好像忘記了在荷印有近二百萬我們的同胞在那裏受罪，有成千成萬的僑胞已在盟軍武裝干涉的炮火之下死亡流離，而竟處

處唯英美代表的馬首是瞻，不時不敢站在正義的立場替印尼的獨立鬥爭進為聲援，而且連自己僑胞的地位與利益也都漠視無睹。這一來，給印尼人的印象可壞透了。他們認為中國政府的態度既然如此，華僑嘴上的滿口同情也一定是口惠而實不至的了。於是他們瞧不起我們。他們想：「我們有勇氣爭取獨立，而你們難得到了獨立，卻沒有勇氣保護這獨立，很顯然的，你們不如我們。」據說，前幾時到荷蘭去談話的印尼政府代表們，這期間難得的時候，曾會見我國某外交官。他們問那位公使，為什麼中國政府對印尼獨立不表示同情。我們的外交官可憐巴巴地說：「目前我們自己還得仰人鼻息，將來，將來總可以的。」(當然，公使的話也還還要外交辭令一些，但大概如此)這樣的外交政策在印尼方面所引起的反響，是帶有鄙視和憤恨！

至於荷蘭人的挑撥離間，原是可以想得到的。帝國主義統治殖民地的不二法門就是分化政策。它最怕印尼民族跟我們在經濟上擁有雄厚力量的華僑聯合起來，萬一印尼與中華兩民族站在同一條戰線上，這條戰線就真會成為鋒利的陣線而非本身薄弱的荷蘭帝國主義所能攻破，因此，它不惟要使得這兩個民族聯合不起來，而且要叫他們自相殘殺，自己則坐收漁人之利。荷蘭當局為了實行這一政策，威迫利誘，當然無所不用其極。例如，在蘇門答臘的首府棉蘭(Medan)，那裏的華僑在開明的華僑總會領導之下，曾有一過一個時期，跟印尼人保持着友善的關係。華僑總會雖然組織有以保衛華僑自身安全為目的的保安隊，這保安隊也只是分工合作地和印尼人分擔維持治安的責任，而從沒有跟印尼人鬧過齟齬。可是後來一經荷蘭當局的挑撥離間和少數



邊區小景

負責調解。地裏不需要人多的時候，抽出李永根、呂生成擺攤賣貨攤子。開始呂光景比李好，兩家帶子相調劑。呂崇均抽回四畝地，買回七畝，李永根抽回地十四畝，買回四畝。兩家合夥買三十八隻羊。因此兩家光景逐漸好起來。無論誰，賣的入賬，買的出賬，公平無私。每年正月利用農閒時總結清算一次賬，莊裏人都羨慕說：「兩家成一家，光景過美了。」

縣長下鄉鋤草

延安志丹縣新任縣長趙文玉先生，自春耕以來，經常下鄉，喫苦耐勞，深得羣衆稱道。本月一日天剛亮，趙縣長又率領縣刑庭部十三人，到一區一鄉出動了，給有病的趙萬秀和缺乏勞力的張連昇鋤了一天草，一直到太陽落收工，趙萬秀激動說：「我過去在衙門里幹事，老百姓是看不到縣長的，你看現在兩個縣長都給老百姓鋤起草來了。」

通訊員游水送電稿

七月中，延水暴漲，水流湍急，兩岸交通被阻，新華通訊社與發源處相隔頗遠，又為河流所阻。通訊員張合便將電稿塞入衣服，綁於頭上，在滾滾黃水中游泳前進，渡河兩道，復行廿七里才送達發報處。張合同返時，途遇二次電稿（已下午九時）由工人劉德昌送過延安河，當時天色深黑，該工人路途不熟，復由張合陪送去。他又恐社內尚有工作，又連夜返回。張往返兩次，路行百餘里，歸社時，已午夜一時。

兩姓成一家

延安米脂龍鎮六鄉賀家灣村民呂崇均和李永根，原非親戚，因為雙工已有九年，親愛互助，兩姓幾已變成一家；現在且有丁家庭會議制，有事召集大家商議，發生糾紛由呂負責調解。地裏不需要人多的時候，抽出李永根、呂生成擺攤賣貨攤子。開始呂光景比李好，兩家帶子相調劑。呂崇均抽回四畝地，買回七畝，李永根抽回地十四畝，買回四畝。兩家合夥買三十八隻羊。因此兩家光景逐漸好起來。無論誰，賣的入賬，買的出賬，公平無私。每年正月利用農閒時總結清算一次賬，莊裏人都羨慕說：「兩家成一家，光景過美了。」

應備頭份子的陰謀破壞（他們往往收買幾個印尼人沐根，到蘇門答臘去打家劫舍，甚至殺人放火，藉此喚起中華印尼兩民族間的惡感（仇恨），兩民族間的關係日益惡化起來了。後來荷蘭當局就利用了這種民族間的惡感，自動發槍給蘇門答臘的保安隊，以期在這種民族中間挑撥起大規模的武裝衝突來。本來，在這種民族偏見還很深刻的南洋，挑撥民族衝突實在是不十分難的事情，又何況在這種兵荒馬亂的時候。因此，他們的期冀竟成了事實：華僑保安隊和武裝的印尼人終於發生了一次衝突，雙方互有死傷。而在這一次且牙耶的屠殺中，荷蘭當局更積極挑撥政策更顯出了它的狰狞面目。原來荷蘭當局在今年五月間，當它在吧城已相當立定脚根的時候，竟頒佈一條苛刻的命令：凡中國人以前曾參加地方自衛隊或城市保衛團的，現在一律要重新報到，警區不到者以逃兵論罪。在這種命令之下被迫去參加荷蘭武裝組織的中國人，到五月底，已達七千

人之多。而荷蘭政府在五月底派兵去佔領且牙耶二部份的時候，充當先鋒部隊的竟是一些受荷蘭當局大肆宣傳，在報上發表，說該地的中國居民如何如何歡迎他們同胞的武裝部隊。於是印度尼西亞人激憤起來了。他們把滿腔怒火燒向了蘇門答臘。在日牙耶有一條河流，荷蘭人佔領東岸以後，印尼人就退守西岸。西岸有的是中國僑民，印尼人的一連串火就燒到了這些僑胞身上。他們被團團圍住，房子被燒，東西被搶，人被殺戮，遭了一場空前的橫禍。據一般統計在這次血案中，我僑胞被殺者達六七百人，流離而成為難民者數千人。當然，對於這一次民族屠殺，印尼方面應該負直接的責任。但借刀殺人者是荷蘭帝國主義。所以吧城華僑混合委員會在事後發出呼籲，主張今後荷蘭當局不得利用我們僑胞去對印尼人作武裝鬥爭。關於這件事的內幕，似乎國內知道的人還不多，我們希望祖國的政府

與同胞能注意這種事態的嚴重性，跟荷蘭政府作有成效的交涉。固然，我們不想一筆抹殺蘇門答臘印尼人在經濟上的矛盾以及一部份華僑在政治經濟上的真誠性。但如果我國政府指撥有方，在外交上有明確的立場，則也不難調和兩民族間的矛盾而使雙方攜手合作。不幸的是，現在的政府不但在外交上對仰外人，而且派到海外去工作的人員，也類此是些官僚舊棍子，他們在海外的中心工作不是替僑胞謀利益，而是跟帝國主義者暗中勾結，壓迫進步人士的活動，有意無意以替帝國主義者做爪牙。這就更加推波助瀾的加深了中華印尼兩民族間的惡感。過去海外華僑都認為，只要祖國抗戰勝利，中國的國際地位一提高，華僑的地位一定也可以跟着改善，所以出錢出力支持抗戰，真可以說不遺餘力，誰知抗戰勝利快滿一年，荷印的僑胞還是在水深火熱之中。請問：這到底是誰的罪過？

群象中末

青年的厄運

黎 會

我是X×大學的學生，從軍一年多，使我認識了不少的事。青年人是純潔的，熱情的，向上的，但被領導的人物白白糟塌了，他們被作為私人的賭本在政治賭台上來回的拋擲着，他們底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青年軍中的一班所謂新軍幹部，由於長期傳統教育和實際社會生活薰染的結果，中毒很深，這產素就是「官僚主義」。在嘴吧上他們把青年士兵看成「親愛的子弟」，他們也真個希望把這「十萬青年十萬軍」，訓練為他們法西斯的「革命事業的忠實保鏢者，拚命的灌輸法西斯思想，要便他們成為最理想的「新戰士」。而在實際上則又到處是乾不淨的經濟不公的賤味行爲，昏頭昏腦沒有內容的訓練計劃，專爲應付大官們來參觀、檢閱、訓話而忙着的「整理環境」「整理內務」……他們以卑迫和欺騙的手段，使青年們「就範」，廣行體罰，打風盛行。結果造成官兵之間深刻的仇恨，因之也就造成許多磨擦事件。於是青年們被很容易地加上一頂「異黨」的帽子，放進類似集中營的「特訓隊」裏去，受着「吊打」「疲勞審問」「假槍斃」等等名目繁多的刑罰，最後仍不免於長期的思想訓練。「沉默」成爲他們最好的抵抗武器，他們唯一的希望是「退伍」；一經退伍，「孫子再來當青年軍！」

我們終於復員了。在復員的當初，長官們勉勵、訓誡、捧場，並且拍着胸脯說：「保障就職就業！」但到今天，上海復員青年軍裏就有這樣的事：據說某市長稱，如復員青年軍堅持志願職業而拒絕暫時擔任警員，過渡維持生活者，則其今後職業將不予設法介紹。和全國多少抗戰軍人的復員就是一「驅逐出境」的情形比較起來對我們已是無上的恩惠了；然而爲什麼這多人就偏偏要集情送到警察局當警員去？而在南京求業的青年又爲什麼在長期不給予就職機會之後，結果仍要他們到東北接收「敵後」行政去？政府爲什麼託辭交通工具困難無法運送，要把華北這羣青年集體送到杭州改工班去受訓？

他們心裏充滿了厭惡和反抗，然而他們無家可歸，爲了吃飯，他們只有忍痛。這中間不知道有多少青年人多少的辛酸！

我從心底泛起強烈的怒火和仇恨，我覺得今天即使給我更多的時間和紙筆都寫不完我的憤怒。我不能再忍耐下去了。

一個空軍技術人員的申訴

不平

我是一個空軍的技術人員（機械工），抗戰爆發的時候還正在華北讀書高中，後來因爲戰局的關係，輾轉到了漢口，當時處於愛國的情緒，沒有繼續升大學，便投考了空軍機械學校，畢業後便從事空軍機械工作，總算流了相當的汗水，對得住國家。至於這八年來在後方所過的生活，當然也不能例外的和其他公務人員一樣，受盡了貧困、連妻子兒女都不能養活。不過那時我却毫無所怨，爲了抗戰，我什麼都願意忍受；精神上總是有個寄托，那就是「最後的勝利」。

勝利終於降臨了，當勝利消息傳來的那一天，我喜歡得掉下了眼淚。我雖然沒有買鞭炮放，可是我的心花怒放。我會經和妻子互相道賀，我們計劃着如何回家，揣想着重見我們的父母、親屬和隣居時的那種親熱歡喜，當然我們也買了一些並不值價的什物，準備着「榮歸故里」。可是時光如流，一個並不很短的時間過去了。到現在我和我的妻子總算出了川，在X×化了一筆我簡直負擔不起的房租，租了一間小屋，是人家的廚房隔間的，屋頂和四壁黑的怕人，房後面有條水溝是馬桶的浴池，裏面的臭水經常的浸到我屋裏來；只要把腳用力一踏，地上便可出水。這個便算是我們食宿兩用的家庭。每天下班回來，和妻子、女兒把米煮的飯塞下肚皮後，便和妻苦臉相對，計算着下半月的開支。這種生活比抗戰期間更困苦，更淒慘，尤其是我們現在已經沒有了精神上的寄托，再不知應當希望些什麼。每天盲目的，不得已的做着工作。及至看到飛機裝滿子彈掛了炸彈起飛的時候，想一想牠們去炸些什麼人，不靈兩眼發昏，不敢再想下去。

但是，這種自欺欺人的殘酷的殺人幫兇的事情實在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決心為人民服務

「從何着手」討論總結

由希明女士的來信所引起的在惡劣環境中從何着手進行工作的討論，已經繼續了好幾期。我們接到四十幾封信，是來參加討論的，但為篇幅所限，只能刊出極少一部分。而討論的時間又不能再延長下去了，緊迫的時代，需要我們立時的行動，所以只好先來做一個初步的簡單總結。

但當我們提起筆來的時候，便深深地感到這個總結實在不好做，各人的環境不同，所接觸的對象也不相同，要找出一個人人都適用的方法來，是不可能的，而且所謂方法，實際上是決定於思想的認識，「一條條道路通羅馬」，方法原可以各種各樣，但要達到羅馬的目標和決心則必須是大家一致的，沒有這個共同的思想認識，那末，雖從同一地點出發，也可以背道而馳。所以，我們覺得，與其提供一個個別的工作方法的例子，倒不如提出幾個比較根本的屬於思想方面的問題來談談，只要把這些問題弄清楚了，方法自然會在實際工作中不斷產生的。

首先，我們必須建立堅強的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用魯迅先生的話來說，就是「甘為孺子牛」的思想，死心塌地，把全生命獻給人民，為了人民的利益，不顧一切，奮鬥到底，這是最重要的。也許在有些人看來，這是不成問題了，「為人民服務，難道我還不知道嗎？我早就有這個決心了。」是的，我們相信，一切進步的朋友都具有這個決心，但這個決心是否很堅決，是否够徹底，却每一個人都可以檢討的餘地。事實上，各種阻礙，是時時刻刻在進攻着我們這個思想和決心，時時刻刻在動搖它，削弱它。這阻礙，一方面是從人民的敵人方面來的，你要為人民服務，它要反對人民，針鋒相對，它們就用各種方法來打擊你這個思想和決心，欺騙、迫害、變態等。另一方面，這個阻礙是由於自己的思想本身的矛盾，我們都是生長在舊社會裏面的人，舊社會裏的非人民的不健康的思想不會不影響我們，個人的利益、苟安

的念頭，私情的糾葛，智識份子的小夢想，……都可以拖住我們，使我們自覺或不自覺的減弱了為人民服務的意志。可見要建立為人民服務的堅定不移的決心，並不是很簡單的事情。

我們不要把一個概念的認識，就當作自己的真正思想，從現實，或從書本接受來的真理，要變成真正和自己血肉相聯的思想，這中間還大大的要有一段努力。多少人會說一套慷慨激昂的革命道理，但是他永遠沒有行動，永遠不能夠把他所說的變成事實。我們與其說這種人是因為缺乏工作的方法，倒不如說是因為他們缺乏工作的熱情，而這歸根結底，又是由於為人民服務的決心不夠。在自己的利益與人民的利益發生抵觸的時候，他們就會像企鵝一樣的把頸子縮起來，把人民拋棄了。一個真正認識人民，相信人民，把全生命獻給人民的人，就不是這樣的。他們的決心，使他們永遠充滿了工作的熱情，因此也就能夠不斷的創造各種適宜的工作方法。因為所謂工作方法本來沒有一成不變，或者像萬金油一樣的到處可用的。不同的環境，不同的對象，就不能有不同的工作方法，別人的經驗固然可以參考，但更重要的是在自己的實踐當中，去摸索出經驗來。所以，更根本的，是在於我們是否有堅定的願為人民服務的決心。「心堅石穿」，堅強的決心和不懈的熱情，才是基本的，有了這些，才能推動你由認識走到行動，並且決不因一時受到挫折而心灰意懶。也許最初因為沒有適當的工作方法，工作不能很好的開展，但吃一次虧學一回乖，這個方法行不通，那個方法再試試，在經驗的積累中，你就會成為熟練的老手。接受別人的經驗當然也是重要的事情，但如果一時得不到，我們也不必等待，更用不着苦悶，我們要自己來創造經驗。

所以，我們覺得，加強自己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和決心，這才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即使有極好的工作方法也是枉然，因為你根本

不去行動，或者懶洋洋的提不起勁，一碰釘子就垂頭喪氣，不想幹了。革命從來不會一帆風順的，由於各種的原因或主觀的錯誤，都可以遭受失敗，但一個堅決的人民的兒子，是從來不會為困難所壓倒的，受傷了，跌倒了，跌倒了再爬起來，重新振作，依舊戰鬥。賀龍將軍在大革命的時候受了挫折，但他一點也不灰心，很快的他又重新把農民組織起來，和反革命的敵人作戰，開始的時候只有一把菜刀。還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陝甘邊區得到特等獎的模範文教工作者陶維予女士，原來是一個小資產階級，很廣厚的知識份子，她以前做各種工作都沒有多大成績，在人家的印象中，她是一個幻想多而不切實際的小姐，但是，經過暴風之後，她真正構想了思想，明白了眼前向下的，深入羣衆，爲人民服務的意義，她自己要求到一個鄉村去當教師，在短短的半年中，她就創造了驚人的成績，她幫助老百姓創辦了民辦小學，把那個村子的婦女都組織起來實行生產合作，她的接近羣衆和教學的方法，成了大家學習的範例。爲什麼一個向來不出色的女孩子會忽然變得這樣有辦法呢？最大的原因就在於她解決了思想的問題，把爲人民服務的認識，由表面的概念變成了自己的思想而且進一步付諸行動。思想的認識，永遠是一個最重要的推動力。

可是，要怎樣才能加強我們這種爲人民服務的決心呢？是不是關在房子裏主觀的下它一個決心，這決心就會增加呢？不，那是沒有用的。加強這種決心的辦法，不止一個，閱讀進步的書籍，了解客觀的形勢，都可以增加我們的奮鬥決心，但最重要的，應該深入到羣衆中去，和羣衆結合起來，只有這樣，你才能真正了解羣衆的力量，增加戰鬥的信心，並且在羣衆的督促和幫助下跟羣衆一同前進。這就講到第二個問題了：應當怎樣接近羣衆？

要接近羣衆，我們首先要打掃那種「清高」，孤僻的脾氣。「清高」，孤僻在某種意義上說，也許並不是壞的，它是表示對於不合理的社會、事物的一種消極的反抗。但這種反抗不但無助於社會的改造，而且，如果大家都「清高」，大家都孤僻，反動統治者就更好爲所欲爲。我們一定要從孤獨狹隘的生活圈子裏走出來，去廣泛的交結朋友，像文治先生所說的，根據自己的環境條件，建立各個工作的據點，三個人五個人都可以成立一個據點，由此逐漸發展。別小覷這些據點，由許多許多小據點集合起來，就是一個偉大的組織。整個革命的勝利，需要各方面力量的配合，正像一個幾百萬人的大決戰，是需要各個細小的軍事單位的共同努力來獲取的。

內文附錄登記證警字第六八八六五號

在接近羣衆的時候，我們最常碰到的，總是兩種人，一種是對政治的認識比較清楚，思想比較進步的，一種是對政治的認識比較模糊，或者沒有什麼認識，比較落後的人們。進步的份子當然值得重視的，因爲他們總是羣衆中的先進和中堅份子，我們首先應該團結這種人，由感情上的交結以思想和工作上的合作，這當然是很重要的。但同時必須特別指出，對於落後或比較落後的份子，我們也應該努力去爭取。進步青年的通病，是很容易滿足於自己的進步而輕視那些落後的朋友，因此，往往形成一個狹隘的小圈子，幾個進步青年打在一起，有說有笑，但和落後的朋友却一句話也談不上來，結果就成了脫離羣衆被人側目的小集團，這無論從那一點說都是非常不利的，它首先破壞了自己的面目，得不到廣大羣衆的擁護，也說得不到羣衆的擁護，更談不上領導他們進行各種鬥爭。

對於比自己落後的羣衆，我們一定要有耐心去接近和爭取他們。事實上，任何進步份子都會是比較落後的份子，所以，對今天還比較落後的人們，只要我們能很好的給以幫助，他們也一樣會進步起來的。現實的具體的教訓，使得多少過去並不進步的人，現在都走到前面去了。把一年前的上海市民，和今天的上海市民比一比看，你難道能不吃驚他們的認識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嗎？不管反動派怎樣欺騙、掩飾，都沒有用，因爲事實永遠是最好的宣傳者。

在羣衆工作中，必須用熱誠的爲人民服務的精神，來幫助羣衆解決困難，改善生活，提高認識，爭取他們的各種實際利益，這反過來就幫助了你自己，在羣衆中建立威信，使你的工作得以順利的開展。

所以，我們說，一個堅強的爲人民服務的決心，是一切問題的根源，只有這個決心，才會推動你積極勇敢的去行動，去實踐，而在行動和實踐中，就自然可以得到豐富的經驗。在羣衆工作中，爲羣衆服務的精神，是決定你的工作成功的主要條件，只有用誠懇謙虛、鞠躬盡瘁的精神去對待羣衆，羣衆也一定會用同樣的精神對待你，把你當作最好的朋友。

這就是我們對於「從何着手」的討論所補充的一點意見。關於學習問題，本來還想說一點的，但篇幅已經沒有了，只好略去。我們知道，這些解釋是很原則而不具體的，好在已經發表的幾個朋友的來信中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見，如果大家覺得大致不錯，我們就可以照着這樣做去了，在實踐過程中，我們的認識將得到充實和校正的。